



康

濟

錄

下冊



中央政治學校

圖書館

554.8

分類號 ~~548.2~~ 434

登錄號 9840(三)

cat
D691
31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康

濟

錄

下
冊

中央政治學校總務處印刷所印



3 2285 4730 7

康濟錄

卷三下

臨事之政

十一安流民以免顛沛

漢成帝詔

宋大聖詔

富弼

趙令良

杜紘

元武宗制

唐王方翼

韓琦

畢仲游

滕達道

鄭剛中

傑原明

漢成帝鴻嘉四年春正月詔曰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迄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夫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散者衆青幽冀郡尤劇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已上民貲不滿五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

宋

濟

錄

卷三下

臨事之政

一

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籍其內而名之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全活之恩以稱朕意

謹案 民至於一無所有借貸無門身同乞丐今日或父子同行明晚烏知不夫妻

離散故不作他鄉之鬼者十不得其半也今此詔除其逋欠所在之處輒籍內之令

郡國速爲救全以廣天子之意民有不興鴻雁于飛之咏耶

唐 儀鳳間王方翼爲肅州刺史蝗獨不至其境鄰郡民皆重繭走之方翼出私錢作

水澆薄其直以濟飢瘵起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

宋 董煟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富弼令樵採打魚之類地主不得爲主是也但

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浚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租賃民間蘆場或

柴篠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採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

平價出賣亦可濟應細民

宋 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使契丹流民其令分送唐鄧汝襄州以閒田

處之仍令所過人日給米二升初河北轉運使言契丹歲大飢民流過界河上謂輔相

曰雖境外之民皆是朕之赤子也可賑救之故降是詔

宋 堇耀曰境外之民一遇飢歉流徙過界仁皇尙且救賑之聖度廣大如此况同路同郡之民爲守令者可不加意乎

韓琦知益州歲飢流民滿道琦募人入粟設粥濟之明年給糧遣歸又詔募壯者等第列爲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關民流移欲東者勿禁凡撫活流亡共一百九十萬◎慶歷三年陝西飢詔琦撫之琦至寬征徭免租稅給復一年逐貪殘不職之吏罷冗員六百七十人時河中同華等州飢民相率東徙琦發廩賑之凡活一百五十萬人琦後爲相封魏郡王五子皆貴忠彥繼爲相

謹案 天地之大德曰生韓公體之有一民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韓公任之兩番賑救法出萬全堪爲濟世之嘉模永作活人之大典於今屈指七百餘年凡見流移必思盛德是韓公之泯沒者身而不亡者心以其生機猶在故也安流者可不以韓公爲法哉

富弼知青州會河北歲凶流人就食者衆公勸民出粟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葺公私廬舍若干散處其人以便薪汲或曰此非弼謗自全計也公曰能全活數萬人不勝二一十四考中書令哉行之愈力忘者亦無能難也

其法詳於摘要備觀內

謹案 大膽做去細心處事汲汲於民罔知其他富公之定流也安流之法其要惟

三一得食二有居三可歸富公盡得其妙故爲千古之名臣

哲宗元祐中耀州大旱野無青苗仲游謂向來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乃先民之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諭無出境民皆歡然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鄰近流散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願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監司故搜於長安得二人曰此耀之流民也送還郡仲游驗閱皆中州之逐利者所齎自厚卽非流民監司媿阻

謹案 民心惶惑百詭俱生仲游先期出示則民有所恃而無恐何流亡之有後則

繼之以實政或平糶或賑濟惠不混施出之裕如非平日素有籌畫者而能然歟
孝宗隆興二年趙令良帥紹興是時流民聚城郭待賑濟餓而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
恬聞邱甯孫建策云今盡發常平義倉米賑給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况旬給
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之遠近口數之多寡人給兩月之糧
令歸治本業不猶愈於聚城郭待升斗之給困餓而死乎趙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
遣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歡呼盈道全活甚衆

謹案 建策者貴乎通盤打算如此則生若彼則死計地給糧令歸治業非生民於
必死之中耶其妙處在總給兩月之糧日食之外尙可謀生君子哉趙公也聽仁者
之言而活此流民也

滕達道知鄆州歲方飢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後淮南東京皆大飢達道獨有所乞
之米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等矣吾城外廢營田
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鍋炊器用皆

具以兵法部勒婦女炊少者汲壯者樵民至如歸上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用活者數萬人

謹案 安流者心不慈所需必不備法不嚴混亂不循規滕君部民有法派職有條經濟之才令人驚服詔旨烏得不大爲褒美

國朝陳芳生曰流民過境當必量倉儲多寡預酌撫恤之宜如其未至又且所積無幾或欲揚聲招之以飾虛譽此賊民之甚者亦必自賈奇禍切戒切戒

杜紘爲永平令歲荒民將他徙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飢皆曰善聽命乃官給印券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爲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民甚德之

謹案 民之流者或死於道路或亡於疫疾或陷於劫賊或歸於豪強種種慘狀不一而足惟永平令慰之於未流之前生之於將斃之際民甚德之不亦宜乎

鄭剛中判溫州歲飢流民載道勸守發倉賑之守曰恐實惠不及飢者答曰業有措置

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飢臥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次早憑錢給米飢者無遺守歎服

謹案 出人不意而爲之簡且便剛中法也若稍露其機假冒者多矣總之真心愛民自有善法推廣其意當不止此仁者勉之

元 武宗至大元年三月乙丑以北來貧民八十六萬八千戶仰食於官非久計給鈔百五十萬錠帑帛准鈔五十萬錠命太師月赤察兒等分給之罷其廩給三年詔各處人民飢荒轉徙疾疫死亡雖令有司賑恤而實惠未徧今歲收成轉徙復業者有司用心存恤原拋事產依數給還在官一切逋欠並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野死遺骸官爲收拾於官地內埋瘞

明 陳龍正曰苛刻之吏稍遇豐收民間有復業者輒併追其舊逋以故民畏而不敢歸况更肯除稅三年乎元時紀綱雖頽而民生往往受其寬政故雖災荒之日子孫眷屬毫無愁苦仁民之政豈誣也哉

明 憲宗成化十二年御史原傑奏設行臺於鄖陽統治新設竹溪鄖西等縣詔可初祭酒周洪謨憐流民爲項忠所逐著流民說有云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至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安謐如故前代安流民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御史李賢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遂授洪謨之說疏上之故命原傑往蒞其事成進傑右都御史

謹案 實有救民之心何患無安流之法古之致治何嘗借才於異代項忠坐不讀書未知往事周君深明典故彷彿前人流民藉此而生三縣賴之而設故諸事不可不以法古爲先也

安流民總論曰時至飢年以守土牧民官視之則曰流民以天子宰相視之莫非赤子忍令其扶老攜幼冒雨衝風吞飢忍餓途栖路宿而流離於道路哉故愛民之君子皆

當法前賢之遺事以救之也民之未流者當以畢仲游枉紘爲法民之已流者王方翼韓琦富弼可師成帝之詔能釋行路之悲剛中之饒可救途宿之苦趙令良計程給費故鄉得返原子山立縣收留異地可居境外之民仁宗待之以赤子遠來之衆武宗濟之以恩膏是未流者已流者欲歸者欲留者行路者途宿者他國民遠來衆前人無不有以處之矣是所望於後之仁人哀其窮而軫恤乎離鄉求活之苦詩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膺民社者顧可不知勞求還定安集之典哉

十二勸富豪以助濟施

齊管子

春秋子皮子罕

漢趙意

後魏樊子鵠

唐來濟

宋向經

扈稱

曾鞏

陳琦

明世宗

齊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給鵝鶩舍餘秬齊鐘鼓吹笙篪而同姓兄弟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將欲盡忠於邦國能乎其毋復見寡人削其秩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以與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氓皆得與焉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舊評既抑城陽之寵又勸功臣之施管子片言其利大矣

春秋之時鄭飢未及麥民病子皮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

政以爲上卿宋飢時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皆得國乎

宋董煇曰罕氏果世掌國政於鄭樂氏遂有後於宋此所謂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行道有福理之必然也

漢 趙憲守平原青州大蝗侵平原荒甚乃出俸賑之勸富民出穀濟飢所活萬計官太傅封侯世爵

謹案 以何忍獨飽存於胸中分俸救人伏湛行之矣今又見於趙公且勸富民出穀賑濟所活萬計何平原之多幸也荒於天而不荒於人非太守之力歟

後魏 樊子鵠爲殷州刺史屬旱儉恐民流亡乃勸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獲安

謹案 不勸貸窮民必流不種麥三春失望何以及秋成而得活樊刺史悉爲措施令小民通那有無已不費而流亡少乏經濟之才者何足語此

唐 高宗顯慶元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徵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庸則人太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謹案 勸分於有力之家執若輪息於朝廷之上來濟所對得之矣飢寒遍於國中征役苦於萬姓雖日言養人而人得養歟一國之飢寒非朝廷不能濟也非老人不能言也君天下者幸致思之

宋 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已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募出粟所全活者甚衆

謹案 旱蝗一見已知必飢理宜通盤打算國帑足發而賑乎倉庫足散而救乎如其未然勸分在所不免以身樹法猶恐其遲向君肯後之乎故至飢年當加禮於富

人深憐乎貧者否則富人不爲我用而貧者無得飽之時矣

仁宗時扈稱爲梓州轉運使歲大飢道殍相望稱卽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之於官而全活者數萬人降勅獎諭

謹案 竭一己之力有限合衆人之助方多卽江海不擇細流之意耳然不有以先

之其誰我信今扈公先出祿米以賑民則富人之恐後也必矣君子之德風信然

曾鞏判越州時歲飢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野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疫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與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自平又出粟五萬石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人賴之不乏

宋董煟曰此策固善但視常平價稍增則視時價必稍損矣恐成科抑不若前期勸諭商賈富民循環籩販之爲愈

陳珣知徐州沛縣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旣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珣謂俟水退卽

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謹案 凡勸募於人者原不可認定出錢出粟假如沛縣因久雨而田難種若勸人以粟賑之烏能久遠陳君揆時度勢豆尙可種遂募而種之果得以濟爲費旣省爲力又多卽此而推開人多少聰明啓人多少悟頭故因時而募者方稱善法

明 世宗嘉靖十年令支大倉銀三十萬兩賑濟陝西又奏准陝西災傷重大扣本家食用其餘照依時價糶與飢民若每石減價一錢至五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一千以上表爲義門遺棄子女州縣官設法收養如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給與冠帶

謹案 此詔之妙在減價出糶者遞有恩榮使有米者不得盡索高價小民可沾平糶之恩朝廷不煩發帑之費一舉而數善備焉然皆祖忠肅子公之政也至收養子女亦一時同行之事良有司所當究心者

勸富豪總論曰勸諭之道不一握其要則民輸恐後失其方雖官索不輸曷弗以古人爲法哉若管子之勸貴人則以退黜勸司城氏之勸大夫則以不伐勸其他先已而後人者比比然也至如揆時度勢若陳珣之勸輸豆種又在留心經濟者之善爲師法矣但又有一種分頭勸不可不知宜預查通縣共有幾社每社先訪才幹出衆者能事能言者數人聘以禮酌以筵許其旌獎每一人令其勸輸幾戶多者爲能倘有富足而不聽勸輸者有司始自勸焉不激不撓循循善誘務在必得如是則社社無不輸之上戶村村無不救之窮民矣詩云嗟矣富人哀此獨周禮云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統詩禮而觀之有無原貴相通濟貧卽是安富勸分其可少乎時不可稍存其私耳

十三乞蠲賑以紓羣黎

漢蠲免詔

唐李絳白居易

憲宗

京兆府奏

宋沈倫

程顥

趙善防

元御史臺

明吳之鵬

漢 昭帝元鳳二年詔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宣帝元康二年五月詔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田租◎安帝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傷人詔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 謹案 漢帝之蠲免田租奚啻數千萬此但略舉一二以見大綱凡在後之撫綏兆民者要當彷彿前人加意百姓蠲免徵收裕其衣食不待有司之報先事預圖一聞奏請之章準給恐後庶幾天災不害而民有保聚之樂矣

唐 憲宗元和四年二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與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降制釋天下繫囚租蠲社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謹案 二公以婉言諫君蠲租之外復請多端悉皆聽從當斯時也愁苦之氣變而爲和暢之風此時雨之所以立沛也

元和七 years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浙西奏狀皆云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有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置之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之耶朕昔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

謹案 憲宗之蠲租也不但命蠲而且命速蠲可見人主愛民之心頗切特患無以告之耳非李絳力言幾爲御史所誤小人之不可令其近君也若此

元和十年三月京兆府奏恩勅蠲放百姓兩稅及諸色逋懸等伏以聖慈憂軫疲氓屢蠲逋賦將行久遠實在均平有依倚權豪因循觀望忽逢恩貸全免徵絲至於孤弱貧人里胥敦迫反共輸納不敢稽違曠蕩之恩翻不沾及亦有奸猾之輩僥倖爲心時雨稍愆已生覬望競相誘扇因至逋懸若無綱條實恐滋弊自今後忽逢不稔或有恩蕩伏請每貫每石內分數放免輸納已畢者准數折免來年租稅則恩澤所加強弱普及人知分限自絕奸欺從之諸州府亦准此處分

謹案 欲厚斯民燭奸爲最否則孤弱受其追呼豪強享其德澤完納者全無實惠拖欠者反得沾恩無以懲其既往何以勸其將來京兆之奏天子從之兩得之矣

宋 太祖建隆元年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尙百萬餘斛可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飢民歲若薦飢無所收取孰任

其咎上以難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水旱耶帝命貸之
謹案 帝王雖肯愛民亦貴賢臣有以啓之宋太祖之貸軍糧若非沈倫之鼓舞焉
能得貸和氣致祥實與洪範相符仁人之論非淺見者所能及也故數語而人傳千
載

程顥知扶溝水災民飢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
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顥蓋亦自陳顥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顥則請貸不已力
言民飢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獲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
吏顥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

謹案 心存濟世豈論位之尊卑若程夫子之抗司農可言其位之尊耶食君之祿
必當忠君之事略不以黜陟介其懷故民得濟而吏得免責也君子之處事豈庸衆
之所能測哉

甯宗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戶每歲二稅但有重納未嘗拖欠朝廷蠲

免利歸攬戶鄉胥而小民未嘗沾恩乞明詔自今郊霈以減放次某料官物或全料或一半其日前殘零並要依數納足則貧民實被寬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

謹案 饑饉不蠲民安得活但蠲而不得其當徒歸攬戶良善無恩惟有停徵本年舒萬姓剝肉之苦免其來年全四境易納之人頑戶拖欠空延日月良民肯納來歲無徵此外別無善法趙公所奏可爲萬世不易之良規

元 成宗大德六年御史臺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而福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事不能奉行聖意以至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爲力乞令中書與老成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飢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卽議行之

謹案 以災傷而令老成圖治復請禁釀酒免差稅廣賑濟皆飢年之要務而天子從之有不轉災而爲福者哉昔人云儒者之言可寶萬世若此數語皆發天地之陽

和闐乾坤之生意非萬世之寶歟

明 神宗萬歷九年給事中吳之鵬疏內有云至若江南天下財賦半給於斯霖雨不絕田墟盡沒禾苗淹爛廬舍漂流若非大施捐免不可然臣之所謂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存留而在起運何也蓋積逋之蠲奸頑侵欠者獲厚惠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則何以勸且以兇歲議蠲而乃免樂歲逋欠之虛數民危在眉睫而乃議往年可緩之徵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留不過國課十分之一二耳官俸軍儲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蠲運濟民未有能獲甦者也

謹案 兇年之苦拆屋伐桑難存皮骨賣妻鬻子不足充飢故雖任爾千般鍛鍊總難上納分釐是不蠲亦蠲矣何若蠲之而民心猶在也然蠲而不得其法等於不蠲耳給事之疏搜剔利弊一目瞭然奏蠲者所當急效也

乞蠲賑總論曰歲當饑饉小民顛沛流離非急下蠲租之詔頻頒濟困之恩庶民何由而康濟乎此漢唐以下之賢主知之深而謀之最急者也第聖天子深居九重內恃親

民有司目擊民艱者速爲開報鎮撫大員旬忠德意者急爲具題或請蠲或請賑或請貸時勢不同處置各異是故損上益下之權總在轉移者之審別其要剔除冒濫之法總在推行者之竭盡其心倘或民遇飢荒郡縣抑使不報報亦覆驗遲行甚至災荒分數有刻毋浮賑濟貧窮有嚴毋濫此豈聖主惠愛斯民之本意凡厥有司可勿爲之仰承恩旨以子惠元元乎要之安民不當惜費撫衆貴乎實心故爲臣者不可不以奏請爲急爲上者自必當以聽納爲先乞天恩而生飢餒洞達國體者必不以爲損朝廷之儲蓄而以爲培國本之良圖矣

十四與工作以食餓夫

齊晏子

宋趙抃

范仲淹

歐陽修

熙甯詔

張守約

汪網

邵震甫

明張純李畛

張敦華

林希元

鍾化民

齊景公之時飢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簣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謹案 晏子之濟飢上無逆鱗之恐下有拯溺之恩以智行仁卽工寓賑上下鑿其仁術而不知此君子所以美之也

宋 趙抃知越州歲大飢公多方賑救之外又僱小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共三萬八千乃計工而厚給之民賴以濟

謹案 公之賑救多端念此壯夫一種非興工不足以聚多人故城事一舉而四境歸工貧苦之家賴之得生富貴之室藉此免禍不然強而力者當此飢寒逼迫不知做出多少不可知之事矣

范公仲淹知杭營吳中大飢吳民素喜競渡好佛事乃縱民競渡召諸寺主諭以飢歲工賤令其大興土木又新倉廩吏舍工技服力日數萬人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謹案 令人廣修寺院更美於官府興工其價稍增故耳至於嬉遊者必其力之可費而後費之借此以濟窮民格外之仁智寓於權也

歐陽修知潁州歲大飢公奏免黃河夫役得全者萬餘家此卽周禮所謂弛力也又給民工食大

修諸陂以溉民田盡賴其利此卽以工役而寓賑濟之意也

謹案 歐陽修不但文章名世愛民之政至今膾炙人口此其所以稱全人也

神宗熙寧七年正月河陽災傷開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乞兼登省倉詔賜常平倉穀

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飢民

謹案 此詔愛民深矣一舉而數善備焉興修水利令民口有食而家有糧非目前之善策乎興修之後堤塘堅固溝洫分明田事賴以不損非永遠之善策乎賑濟之外果能府府皆然何患大有之難登

張守約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歲增治堤堰費不貲適年飢罷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荒歲勞民甚於河患禱之河神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城不患

謹案 昔潮州有鱷魚韓文公投之以文則徙而去之人以奇今涇水暴城張公禱之於神一夕而徙不更異乎總之爲萬民起見天地鬼神能鑿原所以無靈不格耳人可不以萬民爲念哉

汪綱字仲舉知蘭谿歲苦旱勸富民濬治塘堰大興水利飢者得食其力民賴以蘇謹案 窮民無事衣食弗得法網在所不計矣故盜賊蜂起富室先遭荼毒而餓殍亦喪殘生爲害可勝言哉今勸富民治塘修堰飢者得食富室無虞保富安貧之道

莫過於此

邵靈甫宜興人儲穀數千斛歲大飢或請乘時糶之曰是急利也或請損值糶之曰此近名也或曰將自豐乎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除道自縣致湖鎮四十里浚蠡湖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羅晝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水陸又俱得利子梁登第孫綱冠於南省咸謂積善之報

謹案 耿壽昌奏立常平而封侯食報宋子貞廣濟飢人而官至平章救人之功上

達聽靈甫子孫連登高第於理何疑

明 英宗正統五年二月以畿內災民食不贍勅張純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畛大理寺右少卿區畫賑濟

給京城飢民飯三月造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甯二宮以畿內飢復民二年家有父母者人賜二石米

謹案 昔周孔教云官府賑給安能飽其一家故凡城之當修池之當鑿水利之當興者召民爲之日授其直是於興役之中寓賑民之惠也今張李二公查有父母之

家又各賜米二石孝養教民又得之於興工之內矣非善政歟

孝宗宏治元年張敷華爲湖廣布政使歲飢給粟散粥藥病掩骼高值來商卑詞告糴出官錢修學宮徧役軍民籍爲甲伍使資傭值以業餓者

謹案 一命之榮尙能起死况方面乎觀張公之所爲身受其惠者固感激終身卽見諸史者亦永懷不已噫宏治至今布政多矣惟張公膾炙人口者惠政及民故也嘉靖時僉事林希元疏內有云凶年飢歲人民缺食而城池水利之當修在在有之窮餓垂死之人固難責以力役之事次貧稍貧人戶力能興作者雖官府量品賑貸安能滿其仰事俯育之需故凡圯壞之當修涸塞之當濬者召民爲之日受其直則民出力以趨事而因可以賑飢官出財以興事而固可以賑民是謂一舉而兩得也

謹案 僉事公云在在有城池水利之當修此一句不知提醒多少夢中人蓋他事開銷不無難易若地方急務豈亦躊躇誠一舉而兩得之事也牧民者何事因循不爲上少紓恤民之憂乎

萬歷間御史鍾化民救荒令各府州縣查勘該動工役如修學修城濬河築堤之類計工招募以興工作每人日給米三升備急需之工養枵腹之衆公私兩利

謹案 化民之救荒日馳數百里巡察各縣粥廠隨從無幾所到食粥以故吏民畏服敬若神人如修學築堤等類悉令開工每人日給米三升不許略加粟穀又諭州縣有領工價而或稍怠其役者鞭撻概行停止一人臥痛闔室餓亡故耳誠不世出之仁人也

興工作總論曰失業之人不知所往加以飢寒逼迫不就死於溝壑必創亂於山林勢所必至何也豐年尚有通那之處歉歲斷無告貸之門晏子知之範君民於仁術立法千古宋之諸君子法之飢民得濟惠愛何深若張守約之禱河神一夕而徙鍾化民之戒鞭撻百世銜恩不又可爲後世之則歟賜穀萬石而興修水利者神宗一人也給工食而寓孝道者張李二公也靈甫解囊於鄉里又奚愧焉其他愛民之人未有不急急於此者惟宋與明爲獨甚令彼窮人不暇於爲非全家賴之而得食恩施萬姓名著

千秋有爲者亦若是我獨不能歟昔宋時莆陽一寺有建大塔者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以作無益之舉蓋郡公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而爲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小民藉之得食當此凶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乃欲禁之乎乃知仁者之言明白顯易可醒愚蒙而爲後世法者此種是也牧民者可不知興工寓賑之道哉

十五育嬰兒以慈孤幼

越勾踐

漢高祖光武章帝

賈彪

鄭產

晉王濬

南北朝任昉

唐文宗詔

宋葉夢得

劉焯

虞允文

俞仲寬

明林希元

越王勾踐令國中將死者以告免即分

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

酒一豚生二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

謹案 戶口不繁疆場誰拓况遭顛沛尤貴人扶故越王命醫結賞與母與餼惓惓

焉惟恐稍有不及而損之也此其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也嬰

兒其可勿恤乎

漢

高祖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復免也勿事不役使也

◎光武帝建武中產子者復以三年之

算每人歲賦錢一百二十為一算

◎章帝二年春正月詔曰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

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

謹案 漢家之恤丁口也若是故版籍繁而幅員廣兩漢世數約有四百餘年異代豈無憂民之君能以嬰兒爲重者則未有若漢家之惠養殷殷者矣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謹案 人見殺一無辜者必怒罵曰如此沒天理若嬰兒初出母胎何罪而卽遭慘殺况殺之者又其父母非滅天倫之輩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回車案問重於大盜明決之論也

鄭產泉陵人爲白土鄉嗇夫時民家產子一歲輒出口錢鮮有舉子者產勸百姓勿殺子口錢皆爲代出郡縣具以聞上錢因得免改白土曰更生鄉

謹案 民之艱於費也骨肉所在不顧故以口錢而殺子者衆今鄭君悉爲代出因而上聞有感得免鄉亦改爲更生爲人上者可不深念民艱凡可以蘇民困者悉更有以生之哉

晉 王濬爲巴蜀太守邑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用是破吳而建大功

謹案 以太守而活嬰兒如拾芥之易去其致死之由開得生之路其誰敢異何以今不多見也王公因好生而全人骨肉後因骨肉之言而建大功食報之速不捷於

影響歟

南北朝 任昉爲義興守歲飢以月俸治粥廣活飢民禁民產子不舉有孕者輒助其資斧全活數千餘家

謹案 平時尙有露嬰之戶荒年豈無殺子之人任公不但禁民之不舉有孕卽爲之輸金衣食無措之人藉此而併生其夫婦民惟恐孕之不有矣尙有殺子之人也

哉

唐 文宗太和六年五月詔內云天下有家長大者皆死所餘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至夭傷長吏勒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都數聞奏

謹案 既恤孤於幼小必當月給其口糧奈何以勒令爲功糧止兩月數月之後能保其無恙乎嗚呼天子尙恤其錙銖小民豈常能慷慨是唐之慈幼不及漢之懷保矣

宋 葉夢得守許昌值大水流殍滿道公盡發常平倉所儲者賑之全活者數萬人獨有遺棄小兒無由得救公詢之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曰人固所願但患歲豐年長卽來認去耳公卽立法凡災傷棄兒父母不得復認遂作空券印給發於里社凡得兒者明書於券以付之計救小兒共三千八百餘人後官至尙書左丞封侯子皆登第

謹案 凡欲救人不立一善法則人必不爲我救如葉公之救三千餘人假使不立印卷勿令父母不許復認救之焉能如此之衆故宋時有慈幼局近世有育嬰堂不

可不盡法之以廣吾仁愛也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闕者

謹案 給之厚生之衆必然之理劉公操此立論故無不救之嬰蘇東坡云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衣求救甚急因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嬰兒已在水盆中救之得免以是觀之救之非救一嬰兒是救一安州司法矣廣而推之功可勝言哉

虞允文聞浙人歲有丁錢絹故細民生子卽棄之稍長卽殺之每爲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利甚溥而爲世家及浮屠所私虞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符下日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有云虞公知太平州所行者

謹案 救人於一時不若救人於永遠救人於猶豫難必之間不若救人以的確不

易之舉其禁賑其米但救於一時而未必永遠丁錢絹朝廷之舊額遽爾請蠲恐多未確今虞公訪荻場而代之賦既不缺且可永遠所失者皆私竊皇家之地利所全者實民間父子之至情今生齒浩繁皆謂之虞子也可

四明俞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之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奉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爲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在任復爲立法推行一郡後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每有小兒數百迎於郊

謹案 竹馬之迎不可與漢之郭汲比美先後哉要非座列廡中親行酌勸者不能也故有活嬰兒之心平時宜以仲寬爲法若逢飢歲則非月給不生又當效王致遠之開慈幼局也

明 嘉靖時林希陳內有云大飢之年民父子不相保往往棄之而不顧臣昔在泗州見民有投子於淮河者有棄子於道路者爲之惻然因效劉彝之法凡收養遺棄小兒

者日給米一升一支五日每月抱扇官看視飢民支米之外又得小兒一口之糧遠近聞風爭趨收養甚至親生之子亦詐稱收抱以希米食旬月之間無復有棄子於河於道者矣今各處災傷去處若有遺棄小兒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謹案 僉事公遇一事必盡一事之美卽如救嬰兒做古人之法給一口之糧不但行之於一身兼欲廣之於天下有不可及處所題疏稿出筆醒豁不尙辭華大有洞開重門之意非實心處事之君子乎

育嬰兒總論曰戶口之繁朝廷之瑞嬰兒夭折元氣虧傷臨民者救之育之曷可緩也况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所最愛者曰人可令其無端受戮雖雞小犬之不若哉故越王撫之而昌大其國漢室重之而世數綿長賈彪回車案問名垂不朽王濬嚴列科條功著平吳劉彝之揭榜通衢夢得之預爲空券惠在一時法垂萬世仁何溥也繼此惟俞仲寬之酌酒勤人庶幾可匹林希元疏內有云飢民支米之外又利一口之糧爭趨收養可見法之嚴不若惠之厚也古云拯諸溝壑而置之襁褓惟在臨民者之一舉意耳

烏得以錙銖是惜而不以好生爲懷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慈幼居其首則
不可不急爲之撫育也明矣

識認嬰兒法○須記其頭目疤癩及手指旋紋幾箕幾羅始無差錯足指悉驗而記
之方得其微衣襪是何顏色布帛單絛此次辨也

一日凶年之所棄父母性命尙在不保安顧嬰兒或有人通知或有人抱來急宜收
養問其來歷使其長大知父每之姓名也

十六視存亡以惠急需

漢鍾離意

周暢

南北朝宋文帝

後周賀蘭祥

隋辛公義

唐太宗詔

宋仁宗諭

趙扑

呂公著

元仁宗

明太祖

林希元

漢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太守賢之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

者數萬意獨身自親隱經給醫藥親隱謂親自隱恤之所部多蒙全

謹案 大疫之時不難於給藥而難於親爲調治身且不恤藥豈吝施病者藉之而

得生非周禮司救之道歟

周暢爲河南尹安帝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雨暢因收葬雒城傍客死骸凡萬餘應時

雨歲乃稔

謹案 君子之處事求其無歉於心而已尸骸零落暴露風霜於心安乎河南尹特

爲收葬雖不能必其有雨然而天道昭昭毫釐不爽爾旣恩施於枯骨天豈不恤於生人此雨之所以立降也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師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器◎二十四年六月京邑疫癘使郡縣及營署部司普加履行終以醫藥

謹案 凡帝王遇病者當法神農之心而救之生見死者宜效文王之道而使之掩文帝此舉兩得之矣否則病者咨嗟死者暴露何以見仁風之廣被

後周 賀蘭祥爲荊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覲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令所在收葬之即日雨是年大有州境先多古墓俗好發掘至是遂息

謹案 發掘古塚骸骨拋殘不特大傷天理亦且澆薄成風此際之縣宰所爲者何政聽其兇暴而不加禁止苟非刺史之深仁曷能致時雨之大降巡行之不可少也隋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一人病疫闔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命凡有

疾者悉與至廳中親身爲之拊摩病者愈召其家諭之曰設若相染吾殆矣諸病者子孫皆感泣而去敝風遂革合境呼爲慈母

謹案 死生命耳故有病疫而死者有不死者必非一病而盡死也但無藥食調理此必死之道幸公知之力挽頽風親自拊摩見病之不能染也岷風感之而化慈母之稱至今猶在惠愛何深也

唐 太宗貞觀十年關內河東疾疫遣醫賈藥療之◎十六年夏穀涇徐虢戴五州疾疫遣施醫藥◎十八年自無及春廬濠巴普榔疾疫遣醫往療

謹案 賢君愛民不使一民失所肯令疾疫爲之遍染耶太宗命醫賈藥而往賸賸不倦民命自重不特無忝於神農之味藥且沛陶唐仁壽之遺風矣

宋 仁宗至和元年正月壬申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疾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謹案 君之民散於國君之寶藏於庫無寶不失其爲令主愛民則世稱爲聖君仁

宗深恤抱疾之衆不寶通天之犀其識鑒豈不可與抵璧投珠之聖王共垂萬世哉
神宗熙寧八年吳越大飢趙抃知越州多方救濟及春人多病瘦乃作坊以處疾病之
人募誠實僧人分散各坊早晚視其醫藥飲食無令失時以故人多得活凡死者又給
工銀使在處收埋不得暴露

謹案 人病矣飲食湯藥一無所有雖輕病尙不能生况飢餓之軀乎趙公用及僧
人使視湯藥直妙想天開僧以慈悲爲心者固勇往而直前卽無此心亦不得不以
活人自命也雖然究須誠實者方佳而賞勞亦不可少

哲宗元祐三年冬頻雪凍死者無算呂公著爲相日與同列議所以救禦之術乃發官
米官炭遣官分場賤賣以惠貧民疾病之人日給藥餽粥又不時委官看問以故得多
全活

謹案 米炭則分場而賤賣藥食則日給而救援且又不時委官分看非賢相而能
之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其時體相君之心而活民者要亦不少真不滅虞

夏黃農之世矣

元 仁宗皇慶二年十一月京師大旱疫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謹案 帝王之心常與天地相通者也上不愛民則疾疫頻傳元元是恤大雪降於次日則高遠而不能力求者天也呼吸而可以相通者亦天也君天下者可勿以小民之疾苦爲念哉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天下府州縣開設惠民藥局極療貧病軍民疾患每局選設官醫提領於醫家選取內外科各一員令府醫學授正科一員掌之縣醫學授副訓科製藥惠濟其藥於各處出產并稅課抽分藥材給與不足則官爲之買

謹案 大有爲之君未有不以民命爲重者此惠民藥局所由建也妙在卽以稅課抽分之藥材而給之不足又買之後世界能守之不廢歟太平日久貴者愈買賤者益賤上下不相關死生不相恤始有不可知之事矣

嘉靖時僉事林希元疏內有云時際凶荒民多疫癘極貧之民一食尙艱求醫問藥於何取給往時江北賑濟亦發銀買藥以濟貧民然督察無方徒資冒破臣愚欲令郡縣博選名醫多領藥物隨鄉開局臨證裁方多出榜文播告遠近但有飢民疾病並聽就廠領票赴局支藥遇死者給銀四分令人埋葬生死沾恩矣

謹案 林公說一食尙艱何從得藥真切中病根之語此醫藥之所以不可不並設也然不隨鄉立局處處有醫病者焉能匍匐就醫得藥而生至死者給銀收葬不至暴露尤見深仁急宜法也

視存亡總論曰民之大事生死而已生惟疾病可憂死則暴露爲慘二者不知所惠而謂民之愛戴猶深者恐未之確也周靜軒有云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立國以行保民之政也故炎帝察寒溫平熱之性以療人疾後之爲君者可勿體此意以救民哉藥局之開命醫之舉宜急行焉生之於床席活之於垂亡雖乏神犀賴茲慈母庶無忝耳設不幸枵腹而死矣苟不助銀人令速掩血淚染尸獸餐初斃青燐夜泣白骨飄零生

不能充腸而足死復食暴露於荒郊犖犖赤子遭此慘傷可云澤潤蒼生保民之政一
無歉歟今則並舉而列之於右則君臣各有所法不至有愧於前人豈尙貽譏於後世
周禮之司救者有人以治民病也掌除飶者有人以掩骼埋胔也皆大典也每歲宜然
况飢年乎

十七弭盜賊以息奸宄

魯孔子

漢光武

譚顯

唐太宗

權德輿

宋司馬光

蘇軾

謝諤

董煟

金牛德昌

明成化詔

邱濬

魯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之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

謹案 聖人之意重教而不重殺故曰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况當饑饉之時命在須臾之際其為盜也意在盜其生耳苟與豐歲之為盜者而同其罪必欲置之死可云審得其當哉要知殺固不可縱亦非宜聖人加一惡字弭盜者能體此意亦無愧

於讀書之人矣

漢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

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徙其魁

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古者給人以食取諸倉廩故稱廩給廩食也

謹案 以兵治盜盜匿則不知以盜治盜盜散仍可捕生五人而殺一人爲盜者人

人自危所以並相解散也徙其魁帥不殺可知邑門不閉良心盡現要非賦田受廩

使其有生業之可安者不能也

譚顯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饑饉競爲盜賊州界收捕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

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

謹案 仁哉刺史譚公也萬人之命懸於一人之手與其殺之以彰王法不若生之

而令自新况人至衆豈無株連冤抑之累哉譚公赦之而自劾天子不問一團生意

充塞寰區吾知亂者定而飢者食何也世間之理感召者多當此之時騰歡遐邇豈

無瑞麥佳禾之應哉

唐太宗時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謹案 治水而不窮其源人而不得其本皮毛之用何濟於事然則太宗之輕徭薄賦裕其衣食之本源是以德化民不以盜視民較於用重法而殺人者不有天壤之隔耶後果四海昇平匪人改過故貞觀之治可爲萬世法

憲宗問宰相爲政之道竄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壞法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上善其言

謹案 德輿之對憲宗大得爲政之體天理人情之至也以秦漢而觀興亡瞭然慘刻何爲唐之太宗恩浹人心是以危而復安亂而復治德輿所對悉得其要天子安

得不善其言由此觀之刑清政簡俗厚風醞皆君上敦崇寬大之一念所由成耳臨民者可勿鑒諸

宋 司馬光知諫院時言臣聞勅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貧戶以飢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滅等斷放竊以爲未便若朝廷明降勅文預言與滅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况降勅而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酷虐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謹案 溫公豈不知活人爲美政哉但盜劫斛斗而預言滅等朝廷之德意雖深小人之盜心益熾是欲活人而反開殺機矣溫公之奏何等深切明白蓋君子之言有當先期而告諭者有宜存心而未發者時中爲妙况天子之詔乎

神宗熙甯七年蘇軾知密州軍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旱蝗相仍盜賊漸多今又不雨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盜必甚於今日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近年公私匱乏民不堪

命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亦理之常雖曰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損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遍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謹案 荒歉之年東坡以人之棄市而死者遲凍餒而亡者速因爲盜者多殊不知不止此也彼以爲作盜而戮者止其一身受餓而亡者必死其闔戶此急賑之猶恐其爲盜况於不賑乎且山東係中原要地社稷之存亡係焉可勿令其銜骨髓之恩哉要非開衣食之門者不能也前賢論之旣當後人玩之當行否則何貴乎有書積案盈箱之亂人之耳目也

孝宗純熙中廬陵艱食飢民萬餘守譙門錄事參軍謝諤命植五色旗分部給窮民頃刻而定

謹案 經濟之學不講倉卒之變難支飢民萬餘守譙門而不散使無仁術慰羣黎

雖無作亂之心難免劫掠之舉何以結局參軍急命樹旗別其五色分部賑之既分其黨不得相顧遍惠其民各自爲心頃刻而定若此之事設遇飢年可不熟之於衷乎

董煇曰荒政除盜亦當原情頃有京尹者以死囚代爲盜者沉之於江此最爲得法蓋凶荒之年強有力者好倡亂須當有以警惕之使遠邇自肅之爲上不然則羣聚而起殺傷多矣

謹案 智哉京尹之以死囚而代飢民仁哉董煇之援引以詔後世縱之恐諸人之效尤殺之在情理有可恕以此而警惕窮民非飢年禁盜之妙法耶

金 牛德昌爲萬泉令屬蒲陝涪飢羣盜充斥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卽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飢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謹案 干戈息盜不若至誠感人民因饑饉而爲盜非擾社稷而興兵胡爲乎閉其

城而必欲致之死牛公洞悉其情使之自新人孰無良有不感激而解散者乎災傷既至此類恒多斟酌用之可稱上智

明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周洪奏翼城垣曲等縣飢民嘯聚爲盜招撫不服宜發兵捕之上曰民迫飢寒朕甚憫之其令鎮守巡撫等官宣布朝廷寬宥之意明示有司撫御之方果有執迷不服然後相機除勦

謹案 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亦必大傷和氣民當飢歲衣食全無御史與其既亂而請發兵何不未亂而請先賑不知罪己但欲殺人何以爲御史仁哉上諭生意多而殺機少聖天子之心盡社稷有不鞏固而盜賊有不敗亡者哉

邱濬曰臣願明勅有司遇有水旱災傷勢必至於饑饉必先榜示禁民劫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倘有富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善許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與之券許其取息待熟之後官爲追償苟積粟之家丁口頗衆亦必爲計

算推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自足亦不可強也凡有所積不肯發者非至豐穰不許出糶彼見得利又恐後時自計有餘亦不得不發矣

謹案 劫糧之衆固可恨閉糶之民亦可嫌占人以數字而慰萬民曰劫糧者斬閉糶者籍誠荒政之妙策也今邱公欲痛懲首惡以警餘人非善法歟雖然衣食無資恐難終止故勦除不如招撫之美蠲免不及賑濟之佳實惠及民心懷盛德何憂百姓之傾危否則鮮有不爲明主之責罰者慎之慎之

弭盜賊總論曰弭豐年之盜易弭飢歲之盜難何也持法若嚴則失緩刑之意治之稍寬又開劫奪之門嗚呼惟知之真則處之當蓋迫於飢寒而圖苟活者實不等於以劫掠而爲生涯者也此孔子有曰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漢光武徙賊帥於他郡給田受廩使安生業唐太宗之慎選賢良輕徭薄賦裕其衣食明之成化惟以招撫爲心不以勦除是急豈非皆務寬大而不尙慘刻者哉司馬光之不欲豫言滅等深於愛民也蘇子瞻之先期請賑明於治道也對譚顯而何慚經濟如參軍存心若京尹非卽晝開邑

門之意乎邱公以逞劫奪之風者當痛懲首惡以警餘人言簡而理當舍此何求於以知飢年之弭盜外貌不妨示以嚴若柴瑾之封劍命誅楊簡之斷肋示衆得之矣存心又貴其能恕如龔遂之撫恤亂民王曾之答釋死犯近之矣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然則爲君者固當溥吾仁而永吾位爲臣者可不體天地之心承朝廷之意裕其衣食之源以告無忝於聖人之立說哉

十八甘專擅以奮救援

漢汲黯

韓韶

晉陶回

後魏李元忠

隋張須陁

唐員半干

宋范純仁

楊紘

程顥

洪皓

元張宏範

明王竑

漢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家上使汲黯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者萬餘家至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宋董煟曰古者社稷之臣其見識施為與俗吏固有不同黯時為謁者而能矯制以活生靈今之太守號曰牧民一遇水旱牽制顧望不敢專決視黯當內愧矣

韓韶為羸長羸長泰山郡縣令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

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

所坐詔與同郡荀淑鐘皓陳實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謹案 他縣之民流入我境遠開倉賑救世豈無議殊不知仁人之心見彼流於道路求活無門焉分彼此噫我能救人人亦自能諒我公道在天地間斷無少減之理晉 陶回爲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買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惟獨東土穀價偏貴使相鬻買聲必遠流北海聞此將窺疆場如臣愚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旣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賑恤

謹案 古云鄰之厚君之薄也若君之薄非鄰之厚歟今陶太守惟恐惡聲遠播專擅救全上格賢主悉倣其法識力豈在汲黯之下哉

後魏 李元忠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至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耳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之

謹案 杯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古云二千石與國同休戚救民之災苟不力任王仁恭見穀於劉武周郭子和誅王才於榆林衛皆以不賑而起人拂逆之心可小視哉今刺史不事虛名增其賑米不獨救民且可弭盜

齊 張須陁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散失又屬歲飢穀米踴貴須陁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月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煬帝不責也

謹案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不因帝王而異也但爲小人之所蔽擴充者無幾耳郡丞爲國爲民不惜身命開倉賑給雖專擅於下而上不之責後之閉倉不救者抑何護身之策太堅也耶

唐 員半干爲武陟尉屬歲旱飢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干便發倉粟以給飢人饑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囚而接之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之民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謹案 有心救民位不在乎大小如員君職不過一尉耳令不從其請後因令之公出遠發倉而賑之一點救人之念有勃然不可遏者人不賴之以生耶何物太守竊位苟祿而且囚之雖然不有小人難形君子此薛員二公所以見稱千載也

宋 環慶大飢帥守坐不職罷去范純仁代之始至慶州餓殍載路官無穀以賑純仁欲發常平倉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罪不赦純仁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皆曰須奏請得旨純仁曰人七日不食則死豈能待乎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可耳即發粟賑之一路飢民悉得全活

謹案 世多不職之吏人亦知其所以不職之故乎一懼禍患二爲功名三貪財貨人肯置三者於勿問惟以生民爲己念斷無不做一番惠人之事名垂竹帛者也如范公曰吾當自坐四字出口不知壓倒多少無能之輩

仁宗慶歷七年江東大飢運使楊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謂吏曰國家置義倉本慮凶歲今須旨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褒之

謹案 楊公認定義倉爲荒而建以之救民何辭以責卽有不測一身危而萬姓安得失已非愚者所及况事聞於上不但不罪而且褒之遲早之間所生多矣智孰及之

程顯攝上元令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聞之府稟於漕然後訂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顯曰如是苗必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夫塞之歲則大熟

謹案 聖賢出仕之心非致君澤民豈爲功名豈拘文法塘決而待請雖則允從苗已槁矣傷稼殺人俗吏之事程夫子而肯爲之哉

秀州錄事洪皓見民田爲水沒飢民塞路倉庫空虛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之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西隅本境民有不能自食者洪亦爲主之凡流民俱立於城之西南兩廢寺男女異處樵汲有職稍有所犯以民飢不可杖逐而去之借用所司發運錢糧不足會浙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洪遣使鎖津柵語運官截留官嚙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不

救願以一身易十萬人之命竟留之未幾廉訪使至驗其立法曰吾行邊軍之法不過如是遷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米二十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官至端明學士謚文惠

謹案 洪公之活民也始則心傷餓殍竭力何辭繼則米盡官民雖死勿恤故遣吏鎖柵強遏皇糧當斯時也但知有萬民之命不知有一己之身認罪活民究無所罪後且身膺上爵子拜相公誰謂作福而無福報哉

元 武宗至大二年大名大水張宏範輒免其租稅朝廷罪其專擅宏範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詔勿問

謹案 張君之說大爲近理設大倉窮而小倉徒多充實不特無益抑且難恃是故哲后賢臣諮謀朝夕惟以民生爲念恆產是謀迨乎里多蓋藏兆姓殷富然後政教流行而風俗純厚豈非盛時休美之業歟

明 景帝景泰二年都御史王竑巡撫江北時徐淮連歲飢荒竑大發官倉賑救諸倉

盡空獨廣運倉尙有滯積此備京師之用者也一中貴一戶部官主之竝欲發而主者難之竝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民窮至此且夕爲盜且上憂朝廷何論備京師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殺爾治爾召盜罪然後自請死竝詞旣戇主者素憚其威許之所存活百五十八萬八十餘人他境流寓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先是徐淮大飢帝於樓轎上閱疏驚曰餓死我百姓矣奈何後得開倉賑濟之奏又大言曰好御史不然百姓多餓死矣

謹案 史載竝部民有疾者許其昇輿卽愈竝每出百姓則爭昇之可見有活人之功者身雖未死已作神人昔朱熊所刻救荒補遺內言韓魏公方沒有死而復甦者言公爲閻羅天子矣卽同事諸人無不欽敬其救荒之功也其事類此因記之

甘專擅總論曰士君子策名清時專爲一身之計乎萬姓流離將斃若不奮身以救何貴乎有此權位也如以死懼古詩云遍觀四海人誰爲不死客然則死忠死孝死爲萬民正死之得其所者矣又何懼哉况天之賦性相同惟帝王更多惻隱未有遂以恤災

捍患之臣而爲不忠者也何必盡以珠玉之貴惜其身而不以愛身之道以愛民如以位言員半千不過縣尉儼然有汲黯之風洪皓止於錄事力並純仁之舉曷嘗以尊卑爲限也至若邑宰韓韶之救活流民人稱四長程顥之發夫防決苗長千村非良牧而何太守獨無善政歟陶回之發粟檀美於晉時元忠之賑貸首稱於後魏皆彰彰青史可法而可嘉者也嗚呼人當隋代尙有郡丞張須陀之救援後世不能概見者何哉如宋之運使楊紘明之巡撫王竑皆拔萃超羣實心盡職力任開倉全活萬姓生爲柱石沒爲明神信所宜矣大倉之喻宏範且然人可弗及歟乃知有致君澤民之心者不獨不重視其功名卽此身亦不甚惜耳其意若曰左傳不云乎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吾何爲而不以智仁勇三者自厲也故其知災傷之當恤智也哀矜惻隱仁也甘心專檀勇也一事舉而震驚千古豈獨一時哉

十九撲蝗蝻以保稼穡

漢卓茂

宋均

戴封

魯恭

唐太宗

姚崇

宋太宗

李迪

謝絳

元張寬

明王士廉

朱熊

漢 平帝時卓茂為密令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

謹案 卓公之為令也人納其訓吏懷其惠教化大行豈若他人食祿而無益於國家哉此蝗蝻之所以不入其境也可嘆者卓之賢太守未之知也賢愚莫辨黜陟混淆何以為太守

光武時宋均為九江太守虎皆渡江而去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謹案 愛民之人卽此誠心能格異類故猛虎渡江蝗蝻散去豈因祈禱而然全在平日之清廉惠愛有以格之耳故凡爲太守者欲除蝗蝻於四境之上不若除蝗蝻於一心之中心清而政仁所去者不獨一蝗也

戴封字平仲對策第一擢拜儀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謹案 異哉督郵確似蝗蝻之主帥也督郵以剝民肥己爲心蝗蝻亦以食苗自飽爲事二而一者也此蝗蝻所以隨督郵而來去耳微戴君之廉明西華之青禾幾何而不爲蝗蝻之盡食也故觀蝗蝻之有無卽知司牧之賢否何不警哉

元和間魯恭爲中牟令有三異蝗不入境化及禽獸童子有仁心

謹案 蝗之爲災皆因官之不職有以致之故京房易傳云臣安祿滋謂貪厥災蟲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蟲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者也今魯君之化及於禽獸童子有仁心蝗尙入其境哉

唐太宗時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擿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甯食吾之肺腸舉手欲食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漚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謹案 君有仁言堯惑退度今欲吞惡物甯食肺腸以救小民而蝗曠有不爲之感化哉天地以生物爲心太宗以救民爲重是天卽君矣卽天矣君心激切天意克從蝗不爲災理固然耳又何疑哉

元宗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宰相姚崇奏云秉被蠹賊付畀炎火此古除蝗詩也乃出臺臣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過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殺蟲活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遂息

謹案 此何事也猶牽制顧慮作此迂論盧公清慎有餘學術不足其爲相也元宗原欲其坐鎮雅俗世人稱爲伴食中書良不誣也

宋 太宗純化二年春正月不雨蝗三月乃雨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謹案 昔寇準言洪範云天人之際應若影響斯言誠不謬也太示愛民心切直欲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飛蝗盡死羽書桴鼓捷不若此所謂天高而聽卑特患無愛民之君不患無不息之災也

真宗咸平八年秋九月時連歲旱蝗帝問學士李迪曰旱蝗薦臻將何以濟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然之遂罷諸營造禁獻瑞物未幾得雨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謹案 帝問旱蝗而李迪以力役對若天有以命之也帝卽然之遂罷營造禁獻瑞物時雨卽降飛蝗盡死可見天心卽在民心何必遠求哉凡欲除災害者曷勿以民情而揆之也

謝絳論救蝗有云竊見比日蝗蟲巨野至集入郭郭而使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

田舍民不聊生謹案春秋書蝗爲哀公賦斂之虐又漢儒推蝗爲兵象臣頭令公卿以下舉州府守臣而使守辟屬縣令長務求方略不限資格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參考不誣奏之朝廷旌賞錄用以示激勸

謹案 蝗之爲災一在賦斂之苛一在官員不職古人所推理必不爽漢儒又推兵象者若以民困不救久將紛紜擾國急切難於撲滅也今謝公欲令公卿以下各舉守臣令其便宜從事期年參考以定賞罰非至計歟

元 順帝時秋七月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而黑鷹飛啄食之

謹案 天下之蠢然而無知者蟲鳥也殊不知最靈明而有覺者亦蟲鳥也天子改過蝗皆自斃耶官自祝遂致鷹驅故有牧民之責者不必患蝗之爲害特愚己之不誠也

明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五月濬縣蝗躪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者

民於八蜡祠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實誠意所格耳

謹案 禮記云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鳳凰麒麟皆在郊楸矣今濬令悔過自責誠心敬禱故始失而終得也蝗無知而鳥有靈感孚之所致耳

朱熊所緝救荒補遺有云天災不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霜非人力所能爲姑得任之至於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蠪則有捕瘞之法苟可以用力者豈得坐視而不救哉爲守宰者當速爲方略以禦之以令斯民也

謹案明朱熊所刻救荒書卽董煇之所緝不過增減其閒俱至當而不可易故正統閒刻此書名曰救荒活民補遺萬歷閒復有人刊之以行於世可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若能廣爲傳布蒼生之幸矣

撲蝗蠪總論曰蝗蠪之生人知之乎刻剝小民不爲顧恤地方官侵漁百姓之見端耳

所以在上者以愛民爲心未有不格天地而異類爲之消除至如唐太宗甯食惡物而不恤姚崇任後患而不辭則蝗害頓除或思自責或罷土木之散也捷若桴鼓太守得如宋均縣令能如卓茂等安得有蝗入其境中卽有之不爲黑鷹啄食亦爲鳥雀所餐又何慮哉此謝絳朱熊之論所當法也要知蝗蝻不去則草野咸受其害一在修德格天一在捕瘞除患如以物命爲憐螻者蝦之遺孽也天下之食蝦者統歲而計何止億萬石何獨至於害稼之蝗而疑之此汴州刺史所以見誦於姚崇也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上古且然今何惑哉

二十貸牛種以急耕耘

漢昭帝

南北朝魏太子

南齊戴僧靜

唐袁高

齊德州

宋太宗諭

劉渙

熙甯御批

會繁

查道

明林希元

喻均

漢 昭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之人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謹案 殘冬已過東作方興若不急令耕耘將來因苦必倍於前者力盡人疲故也

昭帝特令貸之種食不但貸之而又令勿收責且蠲其租非天子之仁相君之德沛生機於民食者乎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之牛以耕種而代為耘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耘田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

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懇田大增

謹案 民無牛令借人之牛使耕種耘田以償是有牛者不吝而耕田者亦樂於相從處之大得其公又使標姓名於田首而知勤惰種種妙法不一而足無惑於懇田之大增國賦由之而足也

南齊 戴僧靜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邊荒之情

謹案 有田無牛猶之有舟無楫不能濟也刺史一郡之主民之生死係焉買牛而給與貧民獲救荒之本其得民情也宜矣

唐 德宗貞元元年二月詔曰諸道節度觀察使所進耕牛委京兆府勸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產業以所進牛均平給賜其有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給事中袁高奏曰聖慈所憂切在貧下百姓有田不滿五十畝者猶是貧人請量三兩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從之是時蝗旱之後牛多疫死諸道節度韋皋李叔明等咸進耕牛故有是命

謹案 給事之奏深得民情民以貧而田不能多再以田少而牛無所給是困而益困貧而益貧矣豈寡多益寡之道歟視其田之多寡共給耕牛當爲至法

文宗太和三年七月齊德州奏百姓自用兵已來流移十分只有二分伏乞賜麥種耕牛等勅量賜麥三千石牛五百頭共給綾一萬疋充價直仍各委本州自以側近市糶分給

謹案 兵荒之後惟賴救全牛種俱無何由得活德州之奏請不大有功於萬民耶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首重耕耘何慚民牧

宋 太宗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司請量留以供國馬太宗曰民田無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力以給之國馬以芻藁可矣

謹案 天地之利用之則不竭取之則非貪以之救民何民不救太宗借種與民而欲盡收地利以食民是神農之心矣肯以此粟爲國馬所食哉有司之請不智甚矣英宗治平間河北凶荒民無食多賤賣耕牛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錢買牛明年逋民

歸無牛耕價貴十倍。渙依元直賣牛河北一路。惟澶州民不失所。

謹案 公之賣耕牛。雖濟民於已荒之後。實救人於未困之先。何也。使人賣時不買。

今欲買時安得有賣牧民者。肯事事做此而行。則飢民無往不濟矣。

神宗熙寧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陽軍災傷特甚。百姓不惟缺食。農乏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糾集爲盜者多。實可矜憫。若不復加賑恤。恐轉至連結羣黨。難以捕擒。陷溺其民。投之死地。可速議所以賑恤之。遂詔京東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與孤貧人戶。

謹案 民無種穀將來之口糧。何從取給。賑之固不勝其賑。而所賑之粟米。并且難支。爲民務本計者。肯忍然乎。今神宗御批小民絕粒在於無種。因而大發倉庫廣賑。孤貧本固矣。尙有憔悴其枝者哉。

曾鞏知越州。值歲飢。出粟五萬石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謹案 知一州。卽當知一州之緩急。曾公之知越州。歲飢矣。使不知種糧之當貸。或

死或盜紛然而起卽不困阨元氣已傷今以五萬石貸之隨賦而入官旣無損民不困乏何美如之

查道知虢州蝗災知民困極急取州麥四千斛貸民爲種民困由是而蘇遂得盡力於耕耘之事

古人云春秋於他不書惟無麥卽書董仲舒建議令民廣種宿麥無許後時蓋二麥於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力不可不廣也查君貸以種非得古人之良法者哉

明僉事林希元疏內有云幸而殘冬得度東作方興若不預爲之所將來歲計復何所望故牛種一事尤當處置臣召父老計之自立一法遂都逐圖差人查勘除有牛無種有種無牛聽自爲計外無牛人戶令有牛一頭者帶耕二家用牛則與之供食失牛則與之均賠無種人戶令富人戶一人借與十人或二十人每人所借雜種三斗或二斗耕種之時令債主監其下種不許因而食用收成之時許債主就田扣取不許因而拖負亦加其息官爲主契付債主收執此法一立有牛種者皆樂於借而不患其無償

缺牛種者皆利於借而不患其乏用有災傷處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謹案 僉事公之貸牛種也特設一法不取給於官而通那於民非至公至當可乎

故加息立券萬不可少無許拖負尤得民情俱當多發示諭遍曉城市鄉村不得略

遲時日况爲數不多救全甚廣非親身與父老斟酌者而能得此善政耶

萬歷戊子東南水災窮民工力種糞一無所有新建喻均守松江得請免田糧若干出示佃戶還租亦如減糧之數仍令有田之家量留穀本至春耕時貸與佃戶爲來歲種田之資一時稱爲惠政

謹案 請免田糧而惠及佃戶其仁溥矣又令各留穀本以貸佃戶殷殷無已無非爲鄉民起見不知喻公之爲鄉民正所以爲富戶鄉民絕粒業主何收故當時鍾御史給民之牛種云有可耕之民無可耕之具饑餒何從得食租稅何從得有也

貸牛種總論曰四民中最苦者農耕耘之外別無所能當此饑饉之時若不令其速爲耕種則又絕將來之望矣賑濟者囊已俱傾待哺者仍然引領不猶中道而廢耶今觀

漢唐以及於明貸耕牛之善法莫如魏太子貸粟麥之妙策首推查道矣四五月間新陳未接之際得此一助民賴不死此董仲舒所以力言二麥之不可少也爲君者能如漢之昭帝宋之太宗熙寧之御批爲臣者得若南北朝之戴氏及唐宋明三代之諸臣何患乎牛之不得種之不播哉粒食可望而餓孳得生矣但林公疏內有云令保甲監其下種曾則以爲不若使田鄰互相監種之爲便也彼見我田我見他地一不種則有罰何冒領之有左傳云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可見臨民者必如是而後可以言爲政也則牛種之貸可不代爲籌畫勉其耕種以慰西成之望乎

康濟錄卷三下 貨牛種

康濟錄

卷四上

事後之政計有六

事後論曰事將告竣尤貴斡旋略有未安終虧撫恤况飢年之事務實民命之所關纔得稍蘇瘡痍未起百姓暴露乏食久廢其業居無定所室無完聚朝廷雖有蠲復來歲丁田之詔閭閻尙少目前耕種之需縱使商賈農工盡待給於官府錢米之賑流民災戶咸仰聽於有司安插之方田究荒蕪業歸怠惰此猶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兆人計長久之道也所宜以古爲鑑率由典常議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廣聖主加惠黎元之意周詳懇摯圖維厥終足國計而釋民愁轉荒歲而爲樂歲因計事後之圖亦有六焉是在行之者之無務爲其文可矣

一贖難賣以全骨肉

難去聲

齊管子

魯孔子

漢朝二詔

後魏詔

唐太宗道使

文宗詔

柳宗元

宋朝三詔

元武宗

明成祖

憲宗詔

鍾化民

齊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九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餽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餽賣子者

謹案 聖王之世可見亦有賣子之人貴乎上之人有以處之耳窮民命在旦夕若不聽其鬻賣必至骨肉相枕而死不更慘乎此聖王所以聽其賣而代其贖不禁其不賣也

魯 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謹案 孔子責子貢之讓金恐贖人之典耳可見聖心亦以贖人爲美政矣後之

君子曷勿體聖人責子貢之失求爲政之得哉

漢 高祖五年詔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光武建武七年詔吏人遭饑饉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謹案 此二詔爲貧不爲富可一不可再非中和之論也若免爲庶人聽其去留少者空養育於平時壯者徒費銀錢於歉歲設遇再飢其誰復買不遭啗食定喪溝渠豈禹湯鑄幣贖人之意哉

後魏 高宗和平四年詔前以民遭飢寒不自存濟有賣鬻男女者盡仰還其家或因緣勢力或私行請託共相通容不時檢較令良家子息仍爲奴婢今仰精究不聽取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聽其父兄上訴以掠人論

謹案 古云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若處事稍有不平難言至當良家子息不聽取贖然後以掠人論罪其誰敢議如一無所得盡放還家何以活將來之餓孳今高宗之詔非兩全之道歟

唐 太宗貞觀二年遣使杜淹賑恤關內飢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

卬邱濬曰嗚呼人之至愛者子也時日不相見則思之挺刃有所傷則戚之當年豐時雖千金不易一稚一遇凶荒惟恐鬻之而民不售此無他知借亡而無益也故不若官買之以實軍伍

文宗開成元年三月詔比聞兩河之間頻年旱災貧人得富家數百錢數斗粟卽以男女爲之僕妾委所在長吏察訪聽其父母骨肉以所得婚媾之勿得以虛契爲理

謹案·此詔勿憑虛契歸其所買骨肉有再聚之歡養育無驟失之患使上不代贖而令民自圖者此詔庶幾其可也父母斯民之次法耳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惟務德化先是以男女質錢約子本相當則沒爲奴婢宗元與民設法悉令贖歸衡湘以南士皆北面稱弟子

謹案 人知柳柳州以文章鳴世而不知其以德化民卽如贖子女而歸其父母其德之施於民也遠矣羅池廟食有以哉

宋 太宗純化二年詔陝西緣邊諸州飢民鬻男女入近界部落者官贖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詔前歲陝西民飢有鬻子者命官爲購贖之還其家◎仁宗慶歷八年二月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飢民鬻子

謹案 鳥雀有羣栖之樂人生豈無完聚之歡無如死生在於旦夕骨肉在所難全天子下念窮民悉爲代贖父子得以永聚夫妻不復分離非仁政之一端乎

元 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以大都米貴發廩十萬石減價以糴賑貧民北來民飢有鬻子者命有司悉爲贖之

謹案 流落異鄉尤多苦切父母不得相親閭里曾無一識武宗贖其子而還其家猶無子而有子矣發廩賤糶以賑貧民是無食而有食矣非聖朝之盛典乎

明 成祖永樂十一年六月上召行在戶部臣曰人從徐州來言水災民有鬻子女者人至父子相棄窮極矣卽驛賑之所鬻爲贖還

謹案 骨肉遠離生死難料設遭疾病誰念垂危是不死於飢寒亦半喪於零丁矣

天子憫其孤窮骨而肉之賑而活之在覆載尚有缺陷之時在朝廷絕無生離之衆豈獨受恩者永懷不已卽旁觀者亦感激無窮也

憲宗成化二十三年詔陝西山西河南三省軍民先因飢荒逃移將妻子女典賣與人者許典賣之家首告准給原價贖取歸宗其無主及願留者聽隱匿者罪之

謹案 官給原價贖其歸宗若不首告罪其隱匿人亦何怨之有使如漢家之竟令放還或以掠人論是以勢而不以理豈君民之道哉

明 神宗萬歷二十二年鍾化民河南救荒疏臣仰體德意贖還民間荒年出賣妻孥四千二百六十三名皇上全人父子兄弟夫婦之倫離而復合斷而復續骨肉肺腑之親無悲思哀痛之慘矣但贖還之後不知其終保完聚否倘餬口無資後相轉買如夢中乍會覺後成空思及於此不覺淚下惟帝念哉

謹案 鍾御史之善政不一而足卽如贖人一種至四千二百餘名飢時不至喪失稍熟得能完聚家而室父而子孰非再造之恩歟

贖難賣總論曰曾聞明季成化乙未科狀元費宏之父捐館資一十二金贖婦還夫狼狽而歸夜聞窗外神人曰今宵採苦菜作飯明年產狀元爲兒宏果十九而登鄉薦翁生受吏部侍郎之封在貧士尙憐離散居天位何得視爲漠然况其賣也非自作之孽也時當歉歲不賣親人終無生理其意以爲餓死而無救不若活賣而分離後得一見未可知也在買者給其價而衣食之不惜捐費於荒年實欲服勞於後日旣生其身且救其家均相有益高下難分但血淚已枯於異地而夢魂猶戀乎家鄉非天子之深仁厚德孰能救其婢使奴差之苦也然漢家之詔恣聽去留不償所值設遇薦飢於何得活豈善策哉故司牧能如柳宗元使臣得若鍾化民多方設法完彼親人皆合禹湯之心無愧孔子之教矣且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仁政之所首疾也可使見之於世乎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聖賢之憂民如此此父母孔邇之歌所以流傳於盛世哉

二憐初泰以大撫綏

漢魏遂

光武詔

後魏崔衛

唐代宗詔

李栖筠

張全義

宋富弼

蘇軾

朱熹

元成宗詔

明太祖詔

鍾化民

漢宣帝時渤海歲飢多盜帝命龔遂鎮之遂曰民困飢寒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耳夫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乃單車至府悉罷捕盜令但以執田器爲良民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由是吏民富實而盜悉解

謹案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也使太守必欲剷除盜賊以清四境不但不能使之安必將迫之亂今念犛犛赤子飢餓使然衣食足而禮義生惟務農桑富其一郡較之血我干戈腥我天地者霄壤矣

光武帝建武六年正月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

自瞻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

謹案 瘡痍初起調護無方必死無疑之症矣光武知之以往歲災傷特命賑給且勉二千石不可失職大得安不忘危之道哉

後魏 崔衡爲秦州刺史先是河東年飢劫盜大起衡至修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

謹案 崔衡既可倣而行之於魏後人獨不可倣而施之於世乎盜賊悉除農桑得盛龔君妙法原在人間人自不能則耳好大喜功者徒自誅求於不已豈良有司哉
唐 代宗元年十一月制逃亡失業萍泛無依特宣招綏使安鄉井其逃戶復業者宜給復三年如百姓先貸賣田宅盡者宜委州縣取逃戶死口田宅量丁口充給仍仰縣令親至鄉村安存處置務從樂業以贍資糧

謹案 逃亡失業不能撫綏還鄉無倚復又他之烏知其不爲盜也今既各有處置

人民樂業泰階將起是安民適所以安已富民即所以富君非美詔歟其握要處在處置樂業以贍資糧尤見深恩

代宗時李栖筠爲浙西觀察使屬師旅饑饉之後百姓流離講誦之徒數年竟絕乃大開學館招延秀異表大儒河南褚冲吳郡何員等超資授官爲學者師身自執經問疑義由是遠邇趨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

謹案 禮義者經國之大典也豈因饑饉之後可廢而不講乎李觀察特爲之整理誠得聖人教之之義矣不大有功於名教耶

僖宗光啓三年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薦饑饉飢民不滿百戶全義選磨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加市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

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謹案 兵火之餘尙能富足太平之世何事凋零乃知世有治人實無治法在上者能如張公之招撫流亡勸之樹藝誰不勇往耕耘互相調濟乃知一人之鼓舞關係萬姓之豐盈何以後世之官但知自富不知富民此凋零之所由來耳苟能以富己之圖維變而爲富民之善策要亦無有不富者矣後來屈指誰可並驅

宋 富弼鎮青州適河決八州之民俱徙京東旣以救濟至次年麥熟於是各計其路之遠近受糧使歸生全者五十餘萬人

謹案 家不歸無以安其身糧不足無以資其歸富公計其遠近授糧遣歸不使有窮途之窘始也救之生終也給其歸始終相濟故能位極人臣而名垂萬世也

蘇軾論積欠狀臣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官吏以夏麥旣熟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鎖在身求死不得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如

虎昔常不信以今觀之殆有甚焉水旱殺人者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又甚於水旱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

謹案 催欠於麥熟之際以致居者日以擾流者不敢歸蓋些少之收還官則仍然舉家枵腹救口則目前鞭撻奚辭是飢於年者可救飢於官者難逃昔邵康節有云寬一分小民受一分之賜凡爲司牧者當以撫恤黎民爲首務催征國課固不可緩第必揆時度勢審知現在之情形勿以荒田災累之窮民認作頑戶抗糧之百姓庶幾政無刻厲而寬厚愛民之意乃行

朱熹疏臣竊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臣愚欲陛下赦臣之罪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伏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

謹案 名賢之爲百姓甚於自己之爲一身真誠懇切無所不至文公以民之貧者念其困苦而赦之民之稍可者念其救荒而帶徵安富救貧略不稍遺豈易及哉

元 成宗大德三年正月詔比年水旱疾疫百姓多被其災已嘗蠲復賑貸尙慮恩澤未周其大德三年腹裏諸路合納包銀俸錢盡行除免江南等處夏稅以十分爲率量免三分◎九年詔各路風水災重去處今歲差發稅糧並行除免貧乏缺食人民之家計口賑濟之絕尤甚者另加優給其餘災傷亦仰委官省視存恤

謹案 人君恩澤能於百姓有加無已正是培植元氣之處誠足爲撫綏兆庶者之法守也矣

明 太祖洪武十年九月勅中書省去歲浙西嘗被水災民人缺食朕嘗遣官驗戶賑濟今雖時和年豐念去歲小民貧息已重旣償之後窘乏猶多今賴上天之眷田畝頗收若不全免舊年被災之民今年田租不足以甦其困爾中書其奉行之

謹案 太祖以窘乏猶多四字存之旨則免兩租之念已勃然而不可遏矣非履安

思危視民如傷之至歟要之民爲邦本本固邦甯祖宗培植於前子孫保護於後權宜斟酌計出萬全是誠致治之要道也

神宗時巡視河南御史鍾化民疏中有云臣每至粥廠流民告稱一向在外乞食離鄉背井日夜悲啼今蒙朝廷賑濟情願歸家但無路費又恐沿途餓死臣體皇上愛民之心令開封等處查流民願歸者量地遠近資給路費給票到本州縣補給賑銀務令復業據祥符縣申報共給過流移男婦二萬三千二十五名

謹案 鍾御史救民不盡善盡美則不肯止假如窮民雖有路費而不補給賑銀歸無所望未免逡巡今聞有此口糧先有所藉生計得以徐圖故歸而恐後者多矣立法不可與富鄭公後先媲美耶

憐初泰總論曰既荒之後如病初起不能撫綏再加勞困是不死於病篤之時而反亡於初愈之日矣不大爲可歎哉麥熟矣旦夕可免啼飢之苦有麥則然蠶畢矣出入可釋無衣之歎無絲則否故小民有些須之蓄尤不可有耗散之端倘若徘徊歧路歸計

無從劫掠相侵空囊如洗或追呼逼壓或禮義罔知不仍如遭倒懸之苦耶於以知歸流也弭盜也停徵也教養也四者皆仁政之大端撫綏之急務自漢唐以至元明莫不各有善法所當急效者也纔履豐年方臻熟歲可不下體民心上承天意以固我金甌哉雖然若弭盜而不歸其流則劫奪之患不息教養而不停其徵則妨民之困不除農桑何由得盛學校何從得興此又相因而爲用者也缺一不講烏乎可哉

三必賞罰以風繼起

齊桓公

齊威王

漢武帝詔

郭賀

南北朝沈演之

唐德宗詔

宋哲宗詔

孝宗

潘潢

元撤里不花張士宏

明劉鑑

周孔教

齊桓公之部問父老曰部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部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至此耳

謹案 賞罰者朝廷之大權明決者經綸之妙用秉其權則必善其用倫聰明周徹而裁斷之際不能不瞻顧遲回揆之上理究非所宜所以善惡在前已灼見其根抵務即用其激揚賞罰明而四方動治國之要莫大於此

齊威王語即舉大夫曰子令即鑿毀言日至及使人視舉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甯是子不賂吾左右求助也封之萬家邑語阿大夫曰子令阿譽言日至及使人視

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是子賂吾左右求助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自是莫敢飾非而齊國大治

謹案 威王之賞罰明齊國之萬事理可見愛民者不可以不賞不賞無以酬既往飾非者不可以不罰不罰何以戒將來救荒者誠能體此意以用人則得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道矣

漢 武帝元鼎二年詔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東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謹案 分人以財謂之惠惠之及人能生人於垂斃則功亦不小矣故凡有功於飢歲不敢望報者君子之存心必有以報之者朝廷之大典至若小民尤爲善舉可不上聞乎

明帝永平三年荊州刺史鄧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幘帷使百姓見其容以彰有德

謹案 盛矣哉上之所賜也他郡知之有不自反者歟昔魯恭有云萬物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者天祐之君寵之民戴之史載之衆美備於一身矣胡爲乎不以善政爲先也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東土飢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所在演之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成能蒞職闡治務以吏民著績故王免見紀於前叔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塘令劉道真餘杭令劉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旣屹立縣邑獲全時餘杭高隄決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旣屹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

謹案 有功不賞吝惠不施淮陰之論項王婦人之仁耳其何以濟演之特舉二令宋帝賜穀千斛名垂後世不可爲勵衆之曠典歟後之勤於民事者幾縣受穀千斛

者幾人甚可慨也

唐 德宗貞元二年正月詔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尙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潔己貞明處事通敏人不流亡事皆辦集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嗚呼弛張係於理不係於時升降在於人不在乎位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義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謹案 堯舜時雖有水旱之災不聞有溝渠之死者要在得人而理蓄積有備耳今此詔加意於賢良勉郎官於撫字非握要之典耶

宋 哲宗紹聖元年十一月詔河北賑飢諸路恤流亡官吏有善狀才能顯著者以聞謹案 世豈無才乎特患有才而不能知耳或爲小人之所蔽或在草茅而無聞卽有伏龍鳳雛不得司馬徽而薦揚之能致魚水之得歟此詔有才能者令舉以聞人惟恐才之不見用於世矣何遜跡之有

孝宗純熙八年七月賞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人十二月癸卯朔以徽饒二州民流者衆罷守臣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浙東提舉常平朱熹賑糶○丙辰詔縣令有能修舉荒政者監司郡守以名聞

謹案 賢者賞之不肖者罷之又出庫錢令朱子賑糶且詔監司郡守各奏修舉荒政之員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孝宗非身體而力行者哉

潘潢覆積穀疏內有云凡境內應有圩壩堰埒缺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趁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倘壞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爲不職從實按勘施行遇該考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爲民興利如史起漑鄴鄭國開渠之利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多寡分數定註賢否一體旌用

謹案 世之有賞罰如門之有樞機賞罰不行如樞機壞矣尙能望其啓閉有時而足以衛護多人耶潘公此疏歷歷指出如是者當罰如是者當陞誠得樞機之妙者矣

元 文宗時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士宏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爲先功罪旣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不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輕重皆繫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旣明賞罰攸富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
文宗嘉納之

謹案 大舜用九官誅四凶德被天下而功垂不朽後人可不法之以圖治歟御史以賞罰爲先文宗嘉之執謂非紀綱振舉之朝哉

明 孝宗宏治十年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蕙奏致仕六安州知州劉鑑前在州四年積預備倉糧餘十萬石後致仕適連歲荒歉州民賴倉糧存泰者甚衆請加旌異上曰鑑雖致仕餘惠在民其仍進階奉政大夫以勸爲民牧者

謹案 知州之賢巡按之奏孝宗之賞皆得報功要法可以勵繼起但其在任之時其竭力圖維預備倉糧潔己愛民不聞皇上臺奏請直待餘惠及民而始邀天眷其

初之蔽賢者非奸佞而何

周孔教撫蘇時有云大司徒保息萬民之政既曰恤民又曰安富大率民不可以勢驅而可以義動故民有出粟助賑煮粥活人者上也有富民巨賈趁豐糶穀歸里平糶循環行之至熟方持本而歸者次也有借粟借糧借牛於鄉人待年豐而取償者又其次也凡此之民皆屬尙義於此權其輕重或請給冠帶或特給門匾或給以賞帖後犯杖罪子孫皆可准折皆所以獎之而不負之也此在會典及累朝詔旨俱有之有司所當急行者也

謹案 夫子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可見信爲治國之本救荒者饑時賴之以救民事後豈可置之而不問周君序三種救荒之人急宜表彰綱舉目張斯爲得信賞必罰之道

必賞罰總論曰古云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多列報功而罰罪不載非謂不職者可以寬其罰蓋不待事畢早已逐而去之也此卽范仲淹一家哭何

如一路哭之意耳昔高澄問政要於杜弼弼曰天下大務莫過於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二事不失自然盡善時有聞弼之言者大說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故明於致治者無不以二端爲大務也漢唐之典宋元之事盡列於前彰彰可據至劉鑑之不蒙卽賞者蔽賢者之罪也周孔教之欲獎尙義者勵衆之道也乃知災傷之際不有賢良建策輪旋解民倒懸出之湯火孰與活垂斃而生餓殍禮記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報功其二也可見賞罰者致治之大典也而可忽乎哉不特此也城市鄉村若有孝弟節義之人或敦倫或濟世者此亦天地之正氣人間之儀表安可不一併表揚以彰有德果能若是是無往而不以唐虞之化化天下矣國有不治社稷有不安者哉

四籌匱乏以防薦飢

漢景帝

南北朝齊何敬叔

宋范純仁

中書省言

毛鼎新

朱英

張敞

唐劉晏

蘇軾

朱熹

明陳智伯

鍾化民

漢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令而裁其價以招民

謹案 救荒如救焚惟速為佳使價稍高則觀望者多後今裁價而招民人必勇往

向前可謂納粟救荒之善策矣何匱乏之有

宣帝地節三年京兆尹張敞上書國兵在外田事頗廢素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人穀此入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左馮翊蕭望之駁議曰今欲令民納粟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西邊之

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今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謹案 無辜之民困之以賦不若令有罪之人贖之以財出其情願輸其當然寬一人而生數十人之身命通變之方莫妙於此况狡猾之民得安其生四方安樂民皆改行從善所謂禮義生於富足此際轉移真不費之惠矣可勿行哉

南北朝 齊 何敬叔爲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勝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稅

謹案 一人受汗四境得食非智者能之歟然其汗也易釋其智也實深君子曰潔己愛人莫敬叔之若矣

唐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暘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費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斃流亡餓孳然



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

謹案 大學一書劉晏能熟讀有德有人一節行之事而見諸政其後除劉公之外

凡理財者或急急於徵求恤災者且遲遲而賑救不知國之與民所係甚重偶有偏災卽爲救濟務使民有安全之樂而無困阨之憂則誠仁主愛惠子民之至計矣

宋 范純仁知襄城襄俗不事蠶織鮮植桑者純仁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視罪之輕重按所植榮茂以除罪

謹案 愛民之人罰之者卽所以益之也開一面之恩錫自新之路與蒲鞭示辱醇酒強人同一意耳况瘡痍初起尤當以此爲法

元祐間蘇軾守杭嘗於城中創置病坊名曰安樂坊以僧主之仍請於朝三年醫愈若干人乞賜紫衣度牒一道復買田歲收租米千斛資之軾還朝近臣有以黃白金爲餽軾恐卻之以拂人意受之則傷兼乃悉畀於杭用助買田而以書致謝意

謹案 東坡此舉卽劉凝之受餉分給之意也不我拂德及萬民一舉而數善備

焉嗟夫東坡行之於前以救疾疫今人何不踵行於後使災民得所養耶

孝宗興隆間中書門下省言河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謹案 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此二語鼓舞天下救荒捐納之人真妙語也一種愛民深心沛乎筆底宜榜示四海以爲捐納者勸

朱熹奏內有云湖南江西旱傷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官勸諭富室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竊恐有司將同常事未卽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來者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依已降指揮將陳夔等特補合得官資庶幾有以取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易爲勸諭

謹案 聖賢之心豈爲捐粟者計實爲阻飢者謀若荒而令之捐熟而遲其授適有不足再欲舉行其誰我信左傳有云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也

毛鼎新黃岩人授浙西提舉茶鹽司準遣改常平司準遣其長有欲獻羨餘四十萬者

鼎新力爭以置社倉

明 陳善曰鼎新此舉不啓君上之侈心而於民有德且俾其長免言利于進之咎一舉而三善具焉

明 宣德末永豐飢亂民嚴季茂等于餘人就縛布政陳智伯謂脅從者衆不可驪令瘦死倡捐俸爲粥賑之奏報決首惡三十餘人餘皆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二百餘人智悉令詣官自告諭之曰果若人言下吏鞠訊爾尙能保家乎今若能出粟濟飢民當貸爾衆流涕乞如命得數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

謹案 富民遭官一審家資盡入胥吏之手飢民其有濟乎陳公使之出粟活人真上智也窳黎被脅而從情有可矜富家向賊求生於理可恕處之悉當非秦鏡歟

成化間朱英巡撫甘肅尋總督兩廣在甘肅積軍羨三十萬在兩廣四十餘萬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或謂公先後督撫積羨撫民功多矣何不奏聞英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

謹案 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非以積羨濟之而能然歟在甘肅在兩廣莫不以積羨撫民且弗自薦心何純也較之獻於天子而邀榮遇者天壤矣

御史鍾化民疏內有云積儲之法在民莫善於義倉在官莫善於常平中州常行此法矣但官府之遷轉不常倉庫之廢興不一燃眉則急痛定則忘豈有濟乎臣令各州縣查將庫存糴本及堪動官銀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糴設遇災荒先發義倉義倉不足方發常平不必求賑在在皆賑恤之方無俟發粟有不費之惠也昔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無粟不可守也倉廩既實奚憂盜賊哉湯音商湯池者水壩也

謹案 燃眉則急痛定則忘圖治之所切戒者莫大於此若飢後而不爲之又何以長享昇平世稱致治乎所以村村有儲處處有倉則民殷富而水旱可無急迫之憂籌匱乏總論曰年運之荒歉實無常也而窮民之待哺情孔亟焉偶值無年必多匱乏苟不設法補足社倉不猶生之於東隅而窘之於西榆乎用集其四以備採擇一曰捐

職二曰贖罪三曰用羨餘四曰假餽納勸分未嘗不妙但恐難言於既輸之後耳捐贖如景帝之裁酌宋孝宗之諭義深得鼓舞之方朱夫子則又論之詳而勉之至是法可勿行乎贖罪張敞所論千古嘉謨免一人之死救千百人之生豈蕭望之所能及哉法內行仁范忠宣陳智伯又爲之最矣以羨餘而備荒者則有毛鼎新朱英之可鑒將餽納而賑救者則有何敬叔與蘇東坡之可憑皆潔己愛民之君子何皆莫之法也若使理財者能如劉晏籌社倉者能如鍾化民尙有燃眉則急痛定則忘之誚乎古昔三年耕必有九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以籌匱乏於豐年不使民間有災荒饑饉之苦耳仁哉聖心典制所垂抑何惠民深而憂民之心更如此其懲摯也耶

五尙節儉以裕衣食

唐 堯

漢 杜詩

南北朝 孔奐

褚遂良

龐 籍

明太祖 詔

齊 晏嬰

羊 綰

唐 高祖

宋 寇準

元 尙文

海 瑞

陶唐氏 帝仁如天智如神就如日望如雲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

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牆室屋不墜色音惡白土也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

謹案 人知聖人之儉乎心乎萬民不但以金玉錦繡爲貴亦無暇及於此也隋

文未嘗不儉閉粟吝施不知君民一體之理猶鷓鴣而學鵬飛不能彷彿於萬一耳

齊 相晏嬰字平仲今山東濰州府人嬰以節儉重齊一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齊國之士待以舉火

者七十餘家

謹案 晏嬰齊相也蕭何漢相也一衣食之儉也如此要亦無恆產之足治矣後世

美嬰而不美何者嬰能儉以及人而何但知爲子孫計耳

漢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仕郡功曹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謹案 爲政而以母稱其惠之及民也可知矣身崇節儉農務爲先以致比屋殷足較於分俸及人者更握其要吾願愛民之君子皆以杜公爲法可也

羊續字與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拜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微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親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郡內驚疎不震懾時權豪之家多尙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贏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續使坐使人於單席舉縵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

謹案 力挽頽風人之所難與祖閒行入郡矯其故弊舉縵袍以示使者不以三公

易其介名垂後世較於富貴一時歿則無聞者遠矣

南北朝 孔奐字休文晉陵守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卽分贍孤寡一郡號曰神君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饋以氈衣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謹案 孔君之儉素必欲百姓足而始自享其溫飽則無時無刻不以窮民爲念矣其分俸也在所必然氈衣之惠徒增其歎今之爲守者對孔君而果能無愧歟

唐 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酒膠之用表節制於權娛芻豢之滋致甘旨於豐衍然而沉湎之輩絕業亡資情^音與^與之民騁嗜奔欲方今烽燧尙警兵革未休年穀不登市肆騰踴趨末等衆浮冗尙多羞鞠艱重增其費救敵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宜斷屠酤

謹案 人情多縱知流而不知節知放而不知檢欲倉箱之固也得乎一遇飢年仍爲餓殍此詔令官民盡斷屠酤得節制嗜慾之道矣

太宗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諫議大夫褚遂良對曰

雕琢害農力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恣縱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謹案 奢靡之始恣縱之漸天子且然而况小民乎倉箱朝盡困窘暮乘非死卽流勢所必至可不知所以節之哉褚公之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不可不察也

宋 寇準字平仲渭南人真宗朝拜相決策成澶淵功寢室一布幃二十載不易封萊國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北使至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

無地起樓臺

譯音亦卽今之通事也

謹案 寇公而爲外邦之所慕豈他人所能及哉吐堂吏之例簿謝門生之三策皎皎素風可規大下此枯竹生筍而竹林祠之所由起也可云生無樓閣地死有竹林

祠

仁宗時右司諫龐籍奏曰臣昨在太平州界檢會廣德軍判官錢中孚等狀稱諸鄉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并取蝗蟲暴乾摘去翅足和野菜煮食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糧

米每歲六百萬石至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於飢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昭蘇臣今取草子封進望宣示六宮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難

謹案 龐公之論節儉欲先君而後民由宮廷而及國誠得爲治之本民之所輸若彼所食若此不深爲可嘆哉是故聖君愛民必使六合咸享豐盈衣食充足猶不敢少有崇侈以自奉也此粟紅貫朽所以稱文景之盛治耳

元 成宗大德九年西域賈人有南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售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尙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售之不爲過矣文問何以用之答曰舍之可不渴熨面能使目有光文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其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擾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被乎

謹案 世之寶珠玉者多矣有能因珠玉而念及米粟以濟百姓者幾人賢哉左丞也照乘之珠不能以安社稷卞和之璧後復仍授他人何不寶米粟以濟蒼生永國

祚而享帝王之福哉

明 太祖洪武三年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緇絹素絲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五年詔古之喪禮以哀戚爲本治喪之具稱家有無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揭借財物炫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如律◎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綢紗

謹案 有可用而不用謂之儉約有不當用而用謂之僭妄今民間僭妄者多非有司之過歟洪武三詔獨十四年令內尤多重農之意敦本而節人非深明治道者有此美詔耶

海瑞知純安縣時郡懋卿總理天下鹽政驕奢無度每巡視郡縣所過供給費且不嘗獨瑞供帳菲甚懋卿雖怒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後擢主事抗章直諫剛正動於一時

至萬歷十三年帝聞其名擢爲南僉都一時京師自大僚以及郎官莫不奉法而雨花牛首等景遊宴頓絕都人巷議比之包老復生

謹案 細閱剛峯之抗疏與椒山之諫章片言隻字皆非他人所敢道也一種忠君愛國之心溢乎筆底不知其有身矣遑惜其他痛哉椒山蒙不測剛峯得善終者反側之徒已去故也其清介之風足以易俗非斯民之保障哉

尙節儉總論曰奢與儉較儉固美矣但儉而不能有益於人見法於世不因吾儉而去其奢或惡其奢而師吾儉此卽於陵仲子之流矣烏乎取帝堯節於己而儉於世澹泊無爲大古之風也唐高祖明太祖皆躬崇節儉垂儉裕後人晏嬰以及海瑞諸君子儉以持己惠及親鄰者有之富足斯民者有之名聞外邦者有之移風易俗者有之靡不因我之儉而有益於世者可不則之以範斯民哉昔宋均有言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似乎不足多也故其廉使非於陵仲子之廉兼能濟人末俗頹風賴之而振始可稱有功於斯世耳白香山有云人民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

不能節儉也故上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上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此至言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節者素爲聖人君子之所重矣曷勿身以先之固萬姓之倉箱而爲久安常治之道哉

六敦風俗以享太平

魏西門豹

漢文翁

明帝

仇覽

隋辛公義

趙爽

唐太宗

徐功

宋沈度

朱熹

元仁宗

明太祖

魏 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發民夫鑿渠引漳水灌田以蘇民困俗信女巫歲為河伯娶婦選室女投河中豹及期往視指女巫曰煩大巫入報河伯即呼吏投之羣巫驚懼乞命從此禁止

謹案 利不興則民無以豐衣食害不除則人何以安室家有一於此太平何以得享今西門豹之為鄴令也引漳水以灌田溺大巫而救女是拯民於陷阱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者矣惡俗頽風有不為之煥然一新歟

漢 景帝末文翁蜀郡守廣仁愛好教化見蜀中僻陋有蠻地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

郡縣小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者孝弟力田由是教化大行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謹案 人之禮義廉恥四維也使無學校教誨將不知四者爲何物矣何由而大其德業享其太平文翁施仁愛而廣教化不特蜀中爲之一新天下後世皆爲之感動故學校之官雖建於武帝而實由文翁始其有功於名教不亦多耶

明帝永平二年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薦紳之士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天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後宮親屬概不重用以是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謹案 勳業爛然光照天地必從古今典冊中來則致治之道非詩書禮樂之人其誰與歸惟文帝音重斯文不用國戚而循良疊見若郭賀宋均劉平諸君子之美政彰彰青史則之而可以惠民可以致治凡欲廣教化美風俗者曷不以明帝爲法哉

仇覽一名香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驚曰守寡養姑奈何欲致子於法其母遂感悟而去覽親至其家諭以大義卒成孝子邑令王渙曰不罪陳元殊少鷺鷥之志覽曰鷺鷥豈如鷺鳳耶

謹案 革人之面不若革人之心置人之死不若救人之生王渙能以王法坐不孝仇覽獨不能以嚴刑治逆母乎覽則不然躬行勸化使蒙天性慈者慈而孝者孝不特陳元思報劬勞之德而闔邑無不動孝養之心有恥且格末俗一新是王渙欲爲其易而仇覽獨任所難鷺鳳騰鷥之喻不信然乎

隋辛公義爲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所決斷十餘日囹圄一空後有訟事應禁者公義卽外宿人問故曰忍禁人在獄而我獨安寢乎自是州人感化以訟爲恥

謹案 無謂末俗之難移也上果有愛民之官下斷無不化之民于公義見之矣訟之爲害也結深仇費錢帛起奸僞墮事功不一而足人情由此而惡薄風俗何由而得新今幸公以清獄之德外宿之誠感動愚頑州人悉以訟爲恥非古之遺愛歟

趙奭音景字通賢爲冀州刺史而多奸僞奭造銅斗鐵尺置之肆間百姓稱便上聞而嘉焉詔天下如其法嘗有盜田中蒿者爲吏所執奭曰此刺史不能宣化故耳彼何罪也慰諭勸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盜感泣過於嚴刑

謹案 夫子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何若以德禮化民使其有恥且格之爲美哉趙奭知其然作僞者制器以防之爲盜者載蒿以愧之不尙嚴刑峻法惟期教化風行奸詭有不爲之易轍耶

唐 太宗卽位之初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不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常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多愁苦則易化封德彝非之曰三伐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之而不能也徵又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願所行何如耳若云漸澆今民當悉化爲鬼魅矣帝從徵言

謹案 太公之封於齊也五月而報政伯禽之治魯也三年而報政不各隨其上之

所導耶德彝鳥足以知之不數年太宗之教化大行非風俗之一變乎甚矣魏徵之言彰彰有驗也於以知忠厚存心者未有不獲忠厚之報也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參軍不忍杖民人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時武后聞知授有功爲刑曹數犯顏敢諫持平守正執據冤罔嘗與太后反覆辨論太后大怒命拽出斬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之少衰然疾之如讎矣卒年六十八授一子官張文成爲有功贊曰躡虎尾而勿驚觸龍麟而不懼者也

謹案 一人貪生千人立死有功則犯顏而辯枉不因將斬而易辭仁愛與直節並行執法者則之何失入之有

宋 沈度字公雅爲餘干令父老以三善名其堂一曰田無廢土二曰市無游民三曰獄無宿繫

謹案 聖人不云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官有善政而民無不譽皆其良心之所發而容泯者也田無曠土則家有餘糧市無游民則塵無曠業獄無宿繫則囚乏寃民三者備而民心得有不咸欣至治而興來暮之歌哉

朱熹知彰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征歲免七百萬以俗未知禮探古喪葬嫁娶儀制揭以示民命父老傳訓其子弟拆毀淫祠禁士女游集僧舍風教一端

謹案 去民橫征之苦導人儀制之間非以世道人心爲己任者焉能及此文公先釋其困苦後教其婚喪循循善誘風教一新惜乎不令其久居廊廟大行其淑世導民之德意耳

元 仁宗皇慶二年春三月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一曰惜名爵二曰抑浮費三曰止括田四曰久任使五曰息奸事六曰獎農務本七曰勵學養士帝皆嘉納詔中書悉舉行之

謹案 凡帝王能納善言美時政未有不享一統之盛而樂物阜民康之樂者也今

仁宗詔中書舉行郝御史所陳之七事理之當廢者則必盡去世之所仰望者又必盡行政教一新人情踴躍沛乎莫遏無往不見一道同風之治矣

明 太祖曰朕嘗取鏡自照多失其真治工曰模型不正故也朕聞之惕然人主一心爲天下型一不正百度乖矣可不慎乎

謹案 模型正矣使用人不明理財未善舛錯其政亦難致一道同風之盛此聖經於二者所以特舉之而並重也明太祖以鏡自勵握其要道克慎克勤範我黎民非致治之主耶

敦風俗總論曰民之日流於汙下而不能享太平之福者人知之乎皆由未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爲重耳如父兄能以此而教子弟師友能以此而曉愚蒙在位者察其言行獎其純良民惟恐身之不端而見棄於大人君子矣風俗有不敦者哉但異端不息則人心難正學校不興則教化不廣孝弟有虧則人倫未備冤獄不伸則明慎多慚是皆有負於一人而獲罪於天下者也嗚呼小民之焦勞初釋衣食方充若不身自力

行格彼非心雖處於豐亨明盛之時恐亦變而爲頽敗委靡之俗矣不大爲可憂哉歷稽往哲溺女巫而毀淫祠者有人修學宮而幸辟雍者有人教以敦倫願如鸞鳳力爭窳獄甘觸龍鱗心何仁而膽何壯也又有格民恥訟愧盜如刑不恃刑罰爲章程者非皆以善教得民心力任移風易俗之仁人耶然民亦有以三善名其堂者益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信乎夫子之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厚其生復其性有不永享太平之禪者哉

康濟錄 附錄四事

卷四下

一 摘要備觀

摘要總論救荒要務已備於前但古人偶值凶年目擊心傷有一種殷殷無已之心或見於行事或見於立言皆救人活命之良規既不敢盡棄而不收又不能悉載而備覽以是不得不摘其要者而存之臨民者果能潤澤其間民蒙其福矣但此種皆隨見錄以便增添其先後之次第蓋未嘗列序也

○ 歷朝田制

井田

區田

櫃田

梯田

架田

圃田

沙田

塗田

圍田

井之制創自黃帝三代因之寓兵於農伏險於順法至善也今惟鄭州其井田尙存餘

或可行於土曠人稀之處周禮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百有里之內川與路縱橫各九而澮與道則各九十也欲開井田不必盡泥古法縱橫曲直各隨地勢淺深高下各因水勢則長運可息民力可蘇矣

見勸農書

區田始自伊尹教民糞種負水澆稼禦旱濟時之良法也按舊說長闢相乘通共可作二千七百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除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和勻壅其根旁苗出鋤不厭頻結子時再鋤空區之土向根上加培以防大風搖擺邱陵傾陂及高亢之處皆可爲之近水更佳每畝可收六十六石學種者或半之

熟糞者不拘何糞積於灰草之中待其溫蒸氣透而用之非用火煨也○見國脈民天

檀田築土護田似圍而小其面俱置澆穴順置田段價於耕蒔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堅築高峻外水雖入內入則車之易涸淺沒處宜種黃糝稻此稻自種至收不過六十日能避水溢之患如水過澤草自生糝稗可收高涸處亦宜陸種諸物皆可濟飢此救水

荒之上法也蓋因壩水溉田亦曰壩田與此名同而實異矣

見農桑訣

梯田謂梯山爲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峭壁巉巖不可種其餘有土之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巔裁作重磴皆可藝種如土石相半則須壘石相次包土成田若山勢峻極人須偃屨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而名之曰梯田如有水源則可以種旱稻秔稻如止陵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求食若此之艱良可概也

見農桑訣

架由架猶筏也亦名葑田考之農書云若深水藪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爲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沒自初種以至收刈不過六七十日夫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水鄉無地者宜效之

見農桑訣

圃田種蔬果之田也周禮以場圃任園地註曰圃樹果蔬音俛之屬其田繞以垣牆或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贍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田數至一頃而止結廬於

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內皆種蔬惟務取糞壤以爲膏腴之本慮有天旱臨水爲上否則量地鑿井以備灌溉比之常田歲利數倍此園夫之業可以代耕若養素之士亦可

托爲隱所不亦美哉

見農桑訣

沙田謂沙淤之田也今通州等處皆有之而民間率視爲棄地若江淮間有此田卽爲腴地矣蓋此田大率近水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四圍宜蘆葦內則普爲勝岸可種稻稔稍高者可以種棉花桑麻或中貫湖溝旱則便溉或傍繞大港澇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虞但沙漲無時未可以爲常也

見農桑訣

塗田者見於瀕海之地潮水往來淤泥常積上有鹹草叢生此須挑溝築岸或樹立椿橛以抵潮汛其田形中間高兩邊下不及數十丈卽爲一小溝數百丈卽爲所中溝數千丈卽爲一大溝以注雨潦爲之甜水溝初種水稗斥鹵旣盡可種梁稻所謂瀉斥鹵兮生稻梁卽此是也此因潮漲而成與淤田無異者也

見勤農書

圍田者四圍築長堤而護之內外不相通之謂也江以南地卑多水民間之田皆築土

爲岸環而不斷隨地形勢四面各築大岸以障水中間又爲小岸或外水高而內水不得出則車而出之以是常稔而不荒今北方之地坦平無岸潦則不能御水旱則不能畜水焉能不荒今須勉有力之家度視地形亦各爲長堤大岸以成大圍岸下須有溝以洩水則外水可護而內悉爲膏腴之稼地矣又何慮乎水旱之爲災也

謹案 田制雖多臨民者貴乎隨地制宜因時命樹否則何補於農人雖然教之得其法矣使不念其胼胝之勞薄其賦斂寬其徭役彼方慕游食之樂以爲樂九年之蓄可得而致哉

◎養種法

凡五穀豆果蔬菜之有種猶人之有父也地則母耳母要肥父要壯必先仔細揀種其法量自己所種地約用種若干石其種約用地若干畝卽於所種地中揀上好地若干畝所種之物或穀或豆等卽顆顆粒粒皆要精選肥實光潤者方堪作種此地糞力耕鋤俱要加倍愈多愈妙其下種行路比別地又須寬數寸遇旱則汲水灌之

則所長之苗與所結之子比所下之種必更加飽滿下次即用所結之實仍揀上上極大者作爲種子如法加曬加糞加力其妙難言如此三年則穀大如黍矣若菜果應作種者不可留多如瓜止留一瓜茄止留一茄餘開花時俱要摘去用泥封其枝

眼見國脈
民天

古人云凡五穀種同時而得時者穀多穀同而得時者米多米同而得時者飯多飯同而得時者久飽而益人舜典曰食哉惟時此之謂也

◎外有古今救民書集未得採入者祈博覽者補之黎民幸矣

鄧御天農歷一百二十卷

馮慕岡重農考

鄺廷瑞便民圖纂

王炳活民救荒書

汜勝之書

賈思勰齊民要術

賈元道農經

王珉要術

苗好謙裁桑圖說

王盤農桑輯要

孟祺書

周憲王救荒本草

胡文煥救荒本草

王盤野菜譜

張西山荒政論

◎明季倉糧考

會典祖宗設倉積穀以備飢荒其法甚詳凡民願納穀者或賜獎勵爲義民或充吏或給冠帶散官令有司以官田地租稅契引錢及無疑官錢糴穀收積近時多取於罪犯抵贖以所積多少爲考績殿最云例具於後

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爲糴穀收積以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實民人管理

正統五年奏准各處預備倉凡侵盜私用冒借虧欠等項糧儲查追充足免治其罪其侵盜證佐明白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治罪

成化六年令在外軍民子弟願充吏者納米六十石定撥原告衙門遇缺收參

宏治十八年議准在外司府縣間刑應該贖罪等項贖罰等物盡行折納羅買稻穀上倉以備賑濟並不許折收銀兩及指揮別項花銷

正德二年令雲南撫按同三司掌印等官查勘各庫藏所積除軍前支用銀物外其餘堪以變賣及官地湖地等項可以召人佃種收租者儘數設法糴米穀上倉專備賑濟

十四年令遼東北照宣大事例將巡按并大小衙門問過一應贖罪銀兩留本處以備買糧賑濟

嘉靖三年令各處巡撫按官督各該司府州縣於歲收之時多方處置預借倉糧其一應問完罪犯納贖抵俱令折收米穀每季具數開報撫按衙門以積糧多小爲考績殿最如各官任內三年六年全無蓄積者考滿到京戶部參送法司問罪

八年又令各處撫按官督所屬官將贖罰稅契引錢一應無礙官錢糴買稻穀或從便宜宜收受雜糧以備荒歉各該官員果能積穀及數聽撫按官覈實旌異若不用心

舉行照例住俸

萬曆七年議准各省直撫按酌量所屬知府地方繁簡貧富當擬積穀分數其積不及數者與州縣一體查參其陞遷離任者照在任一體參究

謹案 不知善法之當遵惟恃催科之足據吝於已而刻於人未有不危其國者也如明季以贖罰銀兩積穀備荒非法之至善哉但爲數太多急於取足因愛民之心反變而爲害民之政豈祖宗發帑相資之意隆慶間王君賞上疏言凡罪贖銀兩當視地方貧富獄訟繁簡爲差不可槩限之以重數也疏上稱善可云兩得矣然則過多其數固非善政略無所備亦豈良圖奈何自嘉靖起雖有備荒之名而無備荒之實災荒屢見萬姓流離至於泰昌天啓崇禎尤不可問積穀之典旣曠復兼加徵助餉分外徵求是直驅民作賊耳卽明季而觀有備者累世太平無蓄者因災卽覆凡有牧民之職者可不爲蒼生作饑饉之謀上慰聖主愛養黎元之意

◎救荒全法

宋 董 煇

救荒之政有人主所當行者有宰執所當行者有監司太守縣令所當行者各有不同今悉條列於後

人主所當行

計六條

恐懼修省

減膳撤樂

降詔求賢

遣使發廩

省奏章而從諍諫

散積藏以厚黎元

宰執所當行

計八條

以調變爲己責

以飢溺爲己任

啓人主敬畏之心

慮社稷顛危之漸

進寬征固本之言

建散財發粟之策

擇監司以察守令

開言路以通下情

監司所當行

計十條

察鄰路豐熟上下以爲告糴之備

視部內災傷大小而行賑濟之策

通融有無

糾察官吏

寬州縣之財賦

發常平之滯積

毋崇遏糴

毋啓抑價

毋厭奏請

毋拘文法

太守所當行

計十六條

稽考常平以賑糴

准備義倉以賑濟

視州縣三等之飢而爲之計

小飢則勸分發廩中飢則賑濟賑糴大飢則告奏截漕乞鬻備借內帑錢爲糴本

視鄰郡三等之熟而爲之備

糴粳旱澇即發常平錢遣牙吏往豐熟處告糴以備賑濟米豆雜料皆可

申明遏糴之禁

寬弛抑糴之令

計州用之盈虛

存下一歲官吏支遣餘皆以救荒不給則告糴他邦

察縣吏之能否

縣吏不職勅能則有迎送之費姑委佐貳官以輔之不然對移他邑之賢者

委諸縣各條賑濟之方

因民情各施賑濟之術

差官禱祈

存恤流民

早檢放以安人情

預措備以寬州用

因所利以濟民飢

與修水利整理城垣之類

散藥餌以救民疾

守令所當行

計二十條

方旱則誠心祈禱

已旱則一面申州

告縣不可邀阻

檢旱不可後時

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糴

申上司發義倉以賑濟

勸富室之發廩

誘富民之興販

防滲漏之奸

戢虛文之弊

聽客人之糶糴

任米價之低昂

請提督

擇監視

參攷是非

勸激功勞

旌賞孝弟以勵俗

飢年骨肉不能相保有能孝養公姑竭力供祖父母者當卽行旌獎

散施藥餌以救民

寬征催

除盜賊

上共六十條

謹案 此六十條因位立言隨時行政條條盡善種種回天飢年得此民可再生雖
隋侯之珠卞和之玉不足以易其一字也願聖主賢臣以寶六經之法寶之始稱允
當

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豫先講究而已應令諸州守臣到任一月以後
詢究本州管下諸縣鎮可以備救荒及其措置之策斷然可行者條奏取旨各令自守

其說任內設遇旱澇卽簡舉施行不得自有違戾外委監司內委臺諫常切覺察又救荒有賑糶賑濟賑貸此三者名既不同其用亦各有體賑糶者用常平米其法在於平準市價默消閉糶之風比市價減三分之一如若不足當委官循環糶糶務在救民不計所費賑濟者用義倉米施及老幼殘疾孤貧等人米不足或散錢與之卽用庫銀糶豆麥菽粟之類亦可務在選用得人賑貸者或截留上供米或借省倉米或向朝廷乞封樁米或各項倉廩權時那用家不過二石嚴戒出納諸弊死亡不能償者已之豈在責其必償哉

◎論賑

放賑亦有三城市則減價出糶常平米一也村落則一賴支散義倉錢二也其不係賑濟之人則有逐都上戶領錢與販循環糶之法三也

明僉事林希元曰若宋董煇救荒全法一書可謂兼備矣元張光大取而續增之本朝朱熊又補其遺世稱爲完書刻板現在南京國子監臣愚竊欲重加編集以進此

嘉靖八年林公所題之疏也

明林希元

◎荒政叢言疏

臣昔待罪泗州適江北大飢民父子相食盜賊蠭起之際臣之官適當其任蓋嘗精意講求於民情利弊救荒事宜頗聞詳悉今欲陳於陛下者負暄之意也臣聞救荒有二一難曰得人難曰審戶難救荒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曰次貧之民便賑錢曰稍貧之民便轉貸救荒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曰疾病民急醫藥曰病起貧民急湯米曰既死貧民急募瘞曰遺棄小兒急收養曰輕重繫囚急寬恤救荒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曰興工役以助賑曰借牛種以通變救荒有六禁曰禁侵漁曰禁攘盜曰禁遏糴曰禁抑價曰禁宰牛曰禁度僧救荒有三戒曰戒遲緩曰戒拘文曰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備開於後編次以進總曰荒政叢言陛下倘不以臣言爲愚拙爲迂疎乞勅部院詳議可否卽賜施行

◎戒遲緩

康濟錄

卷四下

摘要備觀

一三七

臣聞救荒如救焚惟速爲濟民迫飢寒其命在於旦夕官司若遲緩而不速爲之計彼待哺之民豈有及乎凡申報荒災務在急速與走報軍機者同限失誤飢民與失誤軍機者同罰如此則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有濟矣

◎禁宰牛

凡年歲凶荒則人民艱食多變鬻耕牛以苟給目前不知方春失耕歲計亦旋無望臣按開刑條例私宰耕牛再犯累犯者俱發邊衛充軍但民果貧不能存活許其赴官陳告官令富民收買仍令牛主收養即以本牛種田照鄉例與富民分收待豐年或富民得牛或牛主取贖如此則牛可不殺而春耕有賴矣

◎河南賑荒事實

明鍾化民

◎多示諭

蠲令已行奸猾里書借口分別里分之災傷爲減免以邀賄賂任情移奪村僻愚民不知免數難沾實惠公查照題准分數每項原派銀若干今減免銀若干出示四郊使民

共曉里書莫能上下其手民悉沾恩

◎禁刑訟

饑饉之年幸留殘喘小民無知猶逞其訟有司不能勸息反爲受理一紙之追絕人數日之糧一番之駁審證犯數家之命一人臥痛數口待亡公則通行府縣除人命大盜外盡行停止惟以粥廠爲務

◎憐寒士

讀書者不工不商非農非賈青燈夜雨常無越宿之糧破壁窮簷止有枵雷之腹一週荒年其苦萬狀公則從厚給之

◎搜節義

時當歉歲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公必多方采訪而表章之

◎撫蘇事宜

明周孔教

言救荒有六先曰先示諭先請蠲先處費先擇人先編保甲先查貧戶有八宜曰次貧

之民宜賑糶極貧之民宜賑濟遠地之民宜賑銀垂死之民宜賑粥疾病之人宜救藥
罪繫之人宜哀矜既死之人宜募瘞務農之人宜貸種有四權曰獎尚義之人緩四境
之內興聚貧之工除入粟之罪有五禁曰禁侵欺禁寇盜禁抑價禁溺女禁宰牛有三
戒曰戒後時戒拘文戒忘備其綱有五其目二十有六

◎先處費

飢有三等曰小飢多取足於民中飢多取足於官大飢多取足於上取足於民如通融
有無勸民轉貸之類是也取足於官如處糶本以賑糶處銀穀以賑濟是也取足於上
如截上供米借內帑錢乞贖罪乞鬻爵之類是也

◎先示諭

時值飢荒民情洶洶宜當民之未飢多揭榜示曰將散財將發粟將請蠲稅銀糧米將
平糶粟米吾民毋過憂毋出境毋棄父子毋爲寇盜則民志定矣

◎宜賑糶

賑濟宜精賑糶宜溥一甲之中惟以穀均人不因人計穀數同銀數同聽其通融來糶則官不煩民不擾而惠利均沾穀價自不騰踴矣官之糶本或出自官糧或借官銀或勸令富家出錢收糶照價出糶而量增其船脚工食之費皆成法也

明陳龍正曰此萬歷間周中丞孔教所頒行也古今救荒之事無不撮載然提綱皆本於林希元而其間損益則因乎時地耳

◎荒政議

遠地之民宜賑銀古之諸倉皆在民間粟既藏於民故及民也易今之粟藏於官故及民也難近且難之况於遠乎移粟就民則偷竊拌和滋其弊矣檄民支粟則脚費米價相相當矣故凡百里以外地不產米而河路不通者惟當以銀賑之包銀紙上用銀匠姓名穿錢索上用錢鋪姓名如有低偽聽其赴官陳告

◎救荒活民書

元張光大

每讀中統建元之詔能因旱嘆憫念黎元哀矜惻怛之心溢於意言之表被災去處從

實減免不被災地面亦令量減分數此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堯舜一視同仁之意也郡縣之官一遇水旱各私其民誦之豈不有愧

◎荒政要覽

明俞汝爲

論禁淤湖蕩云川主流澤主聚澤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澤不止二者相爲體用故澤廢是無川矣况國有大澤滂可爲容不致驟當衝溢之害旱可爲蓄不致遽見枯竭之形必究晰於此而水利之說可徐講矣

◎勸農書

明袁黃

今以農事列爲數款里老以下人給一冊有能遵行者免其雜差

一州之中土脈各異有強土有弱土有輕土有重土有緊土有緩土有燥土有溼土有生土有熟土有寒土有煖土有肥土有瘠土皆須相其宜而耕之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土宜麥赤土宜菽汙泉宜稻爾民類以汙下之地爲劣而不知其宜稻惟不講故也

◎救荒活民補遺

明朱 熊

仁哉王者之用心於民也朝乾夕惕一夫不得其所必思有以濟之不使其有嗟怨之聲愁戚之態也彼天下之人將熙熙然鈞陶於春風和氣之中然後爲治耳當五季之時戈戟雲擾蛇蟠虎踞者比比皆是不有真聖人出伐其罪而弔其民何以見天地循環乎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尙有所濟况君臨天上者哉宋太祖平江南李煜臣賀而君泣命出米十萬賑之宜其善始令終子孫享有天祿垂三百年至今與聖主明王配言盛德之所致也

◎荒政考

明屠 隆

災變之來必也順風俗相時宜酌人情權事勢如漢永平年間詔五穀不登其令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陳瑠知徐州久雨瑠謂待晴種時已過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豆甲已露遂不艱食則凡可以佐百姓之急者不可不多方爲之擘畫也

天子端居九重安能坐照萬國如有災傷百姓急須告災於有司有司急須申災於撫按撫按急須奏災於朝廷萬不可遲遲則易於起疑而救災又恐無及是誰之咎也

屠隆自序曰歲或不登四境蕭條百室枵餒子婦行乞老稚哀號積骨若陵漂屍填河百姓之災傷困厄至此爲民父母奈何束手坐視而不爲之所哉因作荒政考以告當世貽後來維司牧者留意焉

◎農政全書

明徐光啓

水而得一邱一垓旱而得一井一池卽單寒孤子聊足自救惟煌則不然必藉國家之
功令必須百郡邑之協心必須千萬人之同力一家一身無獨力自免之理此又與
水旱異者也總而論之蝗災甚重除之則易必合衆力共除之然後易耳

救荒策

國朝魏 禧

救荒之策先事爲上當事次之事後爲下先事者米價未貴百姓未飢吾有策以經之

四境安飽而吾無救荒之名所謂美利不言是也當事者米貴而未盡民飢而未死有策以濟而民無所重困所謂急則治其標是也事後者米已乏竭民多殍死遷就支吾少有所活所謂害莫若輕是也凡先事之策八當事之策二十有八事後之策

三

一收買物件飢荒時貧民多賣衣服器用以給食而富民乘人之急甚至損其價之九而買之此時官府宜那移錢糧設人收買使貧民不至大虧則謀生之路寬矣秋冬間仍行發賣便可補數至於草薪之類亦當以此時收買俟寒雨賣之仍可得利

一重強糶之刑時方大飢民易生亂若縱其強糶則有穀者愈不肯糶四方客粟聞風不來立飢死矣且強糶不禁勢必搶奪搶奪勢必擄殺當著爲令曰有不依時價強糶一升者卽行重處蓋彼原欲少取便宜今且性命不保則強糶者鮮矣

一贖重罪重罪本無贖理然能多出穀救荒則雖枉法以生一人而實救數千人之死亦權道也惟本年所犯不可令贖恐富人乘機報復故也

◎先憂集

陳芳生輯

社倉之制專以賑貸凡官貸者必多侵冒民貸官者必受追呼民與民貸必出倍息惟社倉無此三害雖非荒年亦可借作種食年年出納久之自豐所積雖豐亦不必停其出息其無故不肯還者申官追足爲民生計久遠難容姑息耳

禁宰耕牛必須驗死牛而後可以塞盜源平時固當力行凶年尤宜重牛之私宰者利最厚故凶年盜牛居多今惟禁屠家無得夜殺夜殺者同盜牛法坐十家無論住村僻住鄉僻者同私宰法坐十家首者免罪私宰者或可熄迹矣◎又聞江右近有凶徒造毒藥淬利針見農家有牛暗以針刺牛其牛見血立死其所用藥大約射罔之屬與刺虎窩弓同類迹之亦易得也

凡盜牛賣黃昏至者半價夜半至者價得十之三五更至止與一飯而無價故私宰耕牛多在夜間而無白晝之理

荒政叢書

余 森 輯

觀朱夫子社倉諸記及各規約法可謂備矣然變通亦在其人隨其時地之宜而用之未可執一也按黃震通判廣德軍時社倉大弊衆以始自文公不敢他議震曰法出於聖人猶有通變安有先儒爲法遂不得救其弊哉卽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非凶年不得輒貸貸不取息此可謂善於法朱子者矣

◎招來商米八則

明蔡懋德

一不定官價◎凡米到行家悉聽時價之高下

二清追牙欠◎市牙侵商米價者務令呈官追給商米發糶卽要追足價銀俾可速運
得利

三免稅鈔◎凡米船過關務五尺以下者盡行免鈔部勒有碑不可不遵

四免官差◎凡係米船埠頭不許混行差撥

五禁發米處奸棍阻遏◎邊米原非美政且已移文開禁奸棍借口留難者稟官拏究

六禁沿途白捕◎嚇詐水鄉假冒巡船指稱搜鹽因而搶奪許鳴官重處

七禁役需索◎請批掛號官備紙劄聽米商隨領隨給衙役不許私索分文併稽半刻八米到悉聽民便◎或積或賣官俱不問止許銷批倒換新批

此上八議明注批中往來貿易轉相告諭要使遠近熙攘之輩皆羨子母什一之贏願出我途而源源權輸於不窮或於荒政未必無少補也

◎荒政要覽

俞汝爲

按地平天成禹錫元圭後舉世經營只是濬渠築岸以養稼穡夫子稱之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之謂也或疑言疏濬不兼言封築則堤岸似屬餘事不知井田之制百步爲畝深尺廣尺爲田間水道而不立封限百畝爲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言致力溝洫則畛塗在此等字樣其中禹貢稱九澤必曰既陂是彭蠡震澤之底定亦藉陂障圍瀦成澤開濬封築信非兩事也於是想見唐虞三代之用民力專用之而已

◎田農廣開闢

洪武初令各處人民先因兵燹遺下田土他人開墾成熟者聽爲己業業主已還令有司於附近荒田撥補

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

天順三年令各處軍民有新開無額田地及願佃種荒開地土者俱照減輕則例起科每畝糧三升三合草一斤存留本處倉場交收不許坐派遠運

成化二十一年令遼東地方軍舍餘人等有開墾不係屯田拋荒土地者上等田每一百畝納穀一石豆一石中等田納穀一石豆五斗

嘉靖六年募民開墾荒田時給事中夏言疏內有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土田徵收稅糧俱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後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山東河南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廣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茹之場且地形率

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卽成淹沒不必霖雨之久輒有害耕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又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隨處耕懇以幫取糧差不致坐窳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幸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懇永業指爲無糧田土一概奪爲己有由是飢寒愁苦靡所底止豈祖宗列聖之法治世和民之道哉

萬歷十一年議准陝西延甯二鎮丈出荒田但不在屯田舊額之內者俱聽軍民隨便領種永不起科各邊但有屯餘荒地堪懇者俱照例行

王家屏答王對滄巡撫書有云開荒之議大是難言以爲不可開而卻有可開之地以爲可開而卻有不願開之人人所以不願開者富者盡力於熟田貧者必仰給牛種於官官給牛種豈召之來而遂給之耶必報姓名必關里甲必遞領狀皆不得徒手得必有費矣還牛種於官又有費矣起收子粒追呼之使相屬又必有費矣此三項

者皆正費也未爲累也田未懇時荒田也官田也既懇而田主人至矣田主人欠糧則拉與賠糧欠差則拉與賠差非必真正田主人也本非其田而賴之使賠者亦有之矣嗚之於官非必不才有司聽其賴也卽才有司而急於差糧之完屈之使賠者亦有之矣非直一歲賠也歲歲佃之則歲歲賠之不棄其田賠未已也故人之視荒田不啻坑穽官雖召之不應也雖給之牛種寬其租粒不往也何也差糧之累難支而官府之令不信也此百姓之所以益逃而田土之所以益荒也乃諸鎮以懇田入奏者動輒數千百頃每視其籍惟有恨且嘆耳將誰欺乎夫田旣日懇則租當日多租日多則餉當日減今各鎮一面報開荒一面請餉則其未嘗開荒可知矣

張瀚淮鳳懇田疏內有云合於淮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實心幹濟者畀之專勅給以關防駐劄適中州縣撫按同心董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豪勢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項卽一項之利招一民卽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卽以開懇地土招來人民多寡爲殿最

亦各久任超遷如是十年不臻富庶之效無是理也專官之責其效在廣開溝洫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力必先度量地勢高上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渠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單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蓄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果皆得隨時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

屠隆曰近日建議北方新開水田於北人甚利蓋北方地勢高燥故宜種二麥但間豈無可開種水稻者兼而行之始以爲難數年以後爲利溥矣巨室阻撓持議不決殆可深惜

居業錄曰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師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

如何不飢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

謹案 固本莫如積粟富民不外墾田棄地利而縱游民天時稍逆盜賊立與民將失業而田可不耕乎此君臣之賢者無不以開荒爲急也但開墾之法其說多矣有欲貸牛種以窮黎而開墾者有欲選健卒而爲屯田者有欲令富民墾之而爲世業者紛紛不一旣以措費爲不易又恐冒濫其功程遂多阻遏嘗竊計之其費有不必取給於朝廷而費自足其功有不必慮其冒濫而冒濫自除者曷勿勉之其法宜令公侯貴戚文武大官自爲籌畫召募開荒今則廢地後作俸田且爲世業官雖遷而田莫奪疏濬堤防有勿急乎然開荒之時須以溝洫分明者受上賞次者受中賞苟且完事必令重濬之如有力而怠於從事者則有罰簡一有風節賢臣專董其事看地勢之高下辨蓄洩之淺深爲首務次查其出本幾何開闢幾何養活農民若干衆一歲一奏五年之內獎以勵之八年之外以此俸之不敷然後足之以俸銀誰不樂

從然朝廷之起科須待其去官之日而後征之又宜大減於常賦使小民之還租亦得半納於宦家否則何益於窮民恥游惰而事農事果得均相有益民未有不樂爲之耕官未有不樂爲之費者也又何必以工本爲艱難而專欲取給於內帑哉

◎富公安流法

◎壁畫屋舍安泊流民

宋富弼

當司訪聞青淄登濰萊五州地分有河北災傷流移人民逐熟過來其鄉村縣鎮人戶不那趨安泊多是暴露並無居處目下漸向冬寒切慮老小人口凍餓而死甚損和氣特行壁畫下項

一州縣坊鄙人戶雖有房屋又緣出賃與人居住難得空閑房屋今逐等合那趨房屋間後開後

第一等五間

第二等三間

第三等兩間

第四等一間

一鄉村等人戶小可屋舍逐等合那續間數開後

第一等七間

第二等五間

第三等三間

第四等五等二間

急將前項那續房屋間數報官災傷流民老小在州者州官著人在縣者縣官著人在鎮者監務著人引至抄點下房屋間數內計口安泊本縣及當職官員躬親勸誘量其口數各與桑土或貸種救濟種植度日如內有現在房數少者亦令收拾小可材料權與蓋造應之若有下等人戶委的貧虛別無房屋那應不得一例施行如更有安泊不盡老小寺院菴觀門樓廓廡亦無不可務令安居不致暴露失所

謹案 人當顛沛流移之日身無一文扶老攜幼旅店不容安歇道塗橋上棲身冷雨淋漓寒風刺骨卽壯健者已將病瘦况饑體愁人有不轉於溝壑哉富公於青州首重安頓流民之法故無暴露失所之人則凡有流民入境者安可不彷彿前賢先有以安其身哉

青州勸誘人戶量出斛米救濟飢民示有云河北一方盡遭水害老小流散道路填塞坐見死亡之厄豈無賑恤之方又緣倉廩所收簿書有數流民不絕濟贍難周欲盡救災必須衆力庶幾凍餒稍可安存况乎今年田苗既大豐於累載而又諸郡物價數倍於常時蓋因流民之來遂收踴貴之直豈可只思厚己不肯救人共覩災傷諒皆痛閔五州鄉村人戶分等第並令量出口食以濟急難施斗石之微在我則無所損聚千萬之數於彼則甚有功凡在部封共成利濟今具逐家均定所出斛米數目如後

第一等二石

第二等一石五斗

第三等一石

第四等七斗

第五等四斗

客戶三斗

已上並米豆中半送納

內有係大段災傷人戶委的難爲出辦卽不得一例施行亦不得爲有此指揮別生弊倖透漏有力人戶稍有違戾罪不輕恕

一凡有一官令專十者將雕造印板所刷印票子給與流民印押其頭後留餘紙三四張編定字號所差官員便令親自收執分頭下鄉勒耆壯引領排門抄點凡見流民盡底喚出不論男女當面審問的實填定姓名日數便各給票子一道收執以便請領米豆不得差委他人混給票子冒支米豆

凡有土居貧窮或老年或殘疾或孤寡或貧丐等人除在孤老院有糧食者不重給餘皆一體給票領銀

一凡給米豆每人日給一升十三歲以下每人日給五合三歲以下男女不在支給之例仍於票子上預算明白不得臨時混算

一官如管十者每日只給兩耆以五日給遍十耆一給五日官員須早到給所辦事不得令流民遲歸晚去凍露道途

一官員受米豆先要看耆內何處人家可以寄頓只要便於流民請領始爲得當

一勘會一麥將熟諸處之流民盡欲歸鄉令監散官自五月初一算至五月終一併支

與流民充作路糧以便歸鄉

一指揮青淄等州須曉示道店不得要流民房宿錢

謹案 此皆富公青州安流之法不但人無路宿而且口食有資豈若後人雖本境飢寒尙無術以處之哉自公分養之法一立愈於聚民城市薰蒸成疫者多矣故錄其大概以示後來使知前賢處事之悉當也

◎陸路運糧法

元 董搏霄

奏議海甯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擾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可供二萬人此百里陸路運糧之法也

二賑粥須知

賑粥論曰 粥廠之當開其事雖見之於古人粥廠之宜備其法又宜宣之於後世庶幾一目瞭然何者當先何者宜後斷宜選擇者何人必不可少者何事悉以古人之法爲法旣無遺漏又不泛施使餓卒藉之而生枵腹賴之而活雖云一粥是人生死關頭須要一番精神勇猛注之庶幾鬧布窮鄉皆沾利益又聞昔伊川先生論賑粥云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又云救飢者欲其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觀於此言又可知賑濟之中亦應有節制之道矣

◎官長開廠賑粥法

陝西畢巡按發刻張司農救荒十二議

一親審貧民

先令各里長報明貧戶正印官輕車減從親自逐郡逐圖驗其貧窘給與喫粥小票一張填寫里甲姓名許執票入廠仍登簿萬不可令民就官往返等候先有所費要

耐勞耐久細心查審

明 胡其重曰若賑可稍緩則須親審若州縣遼闊遍歷不完而賑又不可緩則須於寄居官等擇其有德有品者分任其事亦可

二多設粥廠

衆聚則亂散處易治昔富鄭公設公私廬舍十餘萬區而安處其民又多設粥廠其爲法至美今議州縣之大者設粥廠數百處小者亦不下百餘處多不過百人少則六七十人庶釜爨便而米粥潔鈐束易而實惠行

謹案 司農之得手處全在此一條妙在廠多則人不雜各賑各方而且易於識認又無途宿風雨之苦

三審定粥長◎數百貧民之命懸於粥長之手不得其人弊竇叢生務擇百姓中之殷實好善者三四人爲正副而主之卽富鄭公用前資待缺官吏之意也

四犒勞粥長◎飢民羣聚易於起爭粥長約束任勞任怨上不推恩激勸待以心腹誰

肯効力盡心故宜許其優免重差特給冠帶匾額近則又有一法半月集粥長於公堂任事勤勞者以盒酒花紅勞之惰者量行懲戒以警其後

謹案 此法極善可以鼓舞衆人而且易爲但有善人能不妨任粥長當堂稟用官長給帖請來廠中協力料理

五親察廠弊◎粥廠素稱弊藪惟在稽察嚴密然非守令躬察則不知警又有以逸代勞之法限粥長三五日執簿起堂領米懇懇囑其用心察其勤惰又要時加密訪置大籤四根書東南西北四字日抽一籤如東字單騎東馳不拘遠近直入廠中果有弊者造作不精者分輕重而懲治之不可貸也

六預備米穀◎倉廩不實支取易匱或動支官銀糴買或勸借義民輸助必須多方設法預爲完備◎凡煮粥之米既交粥長或搬運或變賣任從其便只要有米煮粥不許吏胥因而索詐

七預置柴薪◎廠中器皿不可強借惟鐵杓必須官給兩個恐有大小故也煮粥之柴

其費最多粥長等既任其勞那堪再行賠累卽令粥長在所領米內扣出其米變賣作價可也

八嚴立廠規◎馭飢民如馭三軍號令要嚴明規矩要畫一印簿照收到先後順序列名鳴鐘會食唱名散籤凡散粥或單日自左行散起或雙日自右行散起或自上散或自下散或自中散互爲先後則人無後時之嘆不至垂涎以起爭端敢有起立攔近粥竈者卽時扶出除名粥長不遵規矩亦有所懲

九收留子女◎預示飢民不可擅棄子女然而飢寒困苦難保其無萬一有之令里老保甲老人等收起抱赴官局收養仍給送來之人數十文以作路費庶可酬其奔走之勞

十禁止賣婦◎賣婦者當嚴爲禁止倘有迫切真情將夫妻俱收入廠中婦撫嬰男歸廠用事完聽去

十一收養流民◎最苦者飢民逃竄以路爲家須於通衢寬空處另立流民廠另置流

民簿隨到隨收如若滿百須增廠舍若乞丐又立花子廠不得與流民共食

十二散給藥餌◎凶年之後必有癘疫疫者萬病同證之謂也不論時日早晚人參敗毒散極效或九味羌活湯香蘇散皆可但須多服方有效驗合動官銀令醫生速爲買辦合廠散數十帖以濟貧民至夏間有感者爲熱病敗毒散加桂苓甘露飲神效敗毒散內不用人參加石膏爲佳再令時醫定奪必不誤也

謹案 畢公諱懋康賑粥於陝西萬歷二十九年事也其入關之始見飢民嗷嗷待哺乞生無路乃云莫如糞粥最善故將張司農救荒十二議即發刻施行薦拔勤員特參惰慢務令有司以一段真精神救護元元可稱賢大夫矣

◎山西巡撫呂坤賑粥法

一廣糞粥之地◎飢民無定方而糞粥有定處若不多設處所以粥就民恐奔走於場難宿於家或朝食一來暮食一來十里之外不勝奔波不便一也壯丁就粥便可隨在歇止而老病之父母幼弱之小兒羞怯之婦女餓死於家其誰看管不便二也乞

粥以歸不惟道遠難攜亦且妄費難察不便三也不如十里之內就近村落寺觀之處各設一場庶於人情爲便

一擇煮粥之人◎舊日監督主管多委里甲老人嗟夫難言之矣無迫切之心則痛癢不關而事必苟無綜理之才則貽察失當而事恒不詳無鎮壓之力則強者多暴者先而惠不均故定煮粥之法當選煮粥之人先令之講求既明正印官親與問難如於立法之外另有良法者卽行獎賞則人人各奏其能而仁術益精詳矣

一行勸諭之令◎善不獨行當與善者共之正印官執一簿籍少帶人數各裹餼糧徧到鄉村看得衣食豐足房舍齊整之家便入其門親自勸勉或願捨米糧若干或願煮粥若干日餉養若干人務盡激勸之言無定難從之數如有所許卽令自登簿籍先送牌坊等樣爲之獎勵

一別食粥之人◎凡來食粥者報名在官立簿一扇分爲三等六班老者不耐餓另爲一等粥先給稍加稠病者不可羣另爲一等粥先給少壯另爲一等最後給此謂三

等造次顛沛之時男女不可無辨男三等在一邊女三等在一邊是爲六班

一定散粥之法◎播鼓一通食粥之人男坐左邊以老病壯爲序女坐右邊亦然每人

一滿碗周而復始大率止於兩碗老病者加半碗一碗可也每日夕人給炒豆一碗

一分管粥之役◎大粥場立總管一人掌簿二人司積二人管米豆俱以廉幹者爲之

每鍋竈頭一人炊手一人壯婦人更好柴夫一人水夫十人皆以食粥中之壯者爲

之但有惰慢及作弊者卽時杖逐

一計煮粥之費◎凡米須積在粥廠嚴密之處司積者自帶鎖鑰每日每人以三合爲

率食粥之人每日增減不同掌簿先一夕日落報名數於司積令某鍋煮米若干司

積冒破米豆者每一升罰一擔竈頭尅減米豆者不論多少重責革出

一查盈縮之數◎不分軍民良賤不論本土流民除強壯充實男女不可輕收外其餘

但係面黃飢瘦之人疴羸檻樓之狀卽准收簿每簿分男女二扇每班常餘紙數葉

以備早晚續到之人其人以日爲序如正月初一日趙甲某府某縣人見在何處居

住有子無子初二初三以次登記

一備糞粥之具◎布袋若干條大鍋若干口木杓若干隻

約與木碗若干箇 梳令食粥者自梳大 梳甚便但大小不一恐多

不一恐多 大木杓若干箇水桶若干隻柴薪不可多得即差少壯食粥之人令其拾探

一廣糞粥之處◎須行各州縣一齊通糞使窮民各就其便而流來之人不致結聚但

一場過五百人即將流民撥於別場有父子夫妻一同隨撥蓋結聚易離散難老病

婦女何害少壯男子不敵必為盜於地方接熟之日照歸流民法各發原籍更為得

所

一備草薦◎飢病之人坐臥無所亦易生疾州縣將穀稻藁秸識為草薦令之鋪地庶

不受溼有力之家平日肯織千百或冬月施與丐子或飢年散給粥場大陰德事

完另行獎勵

一獎有功◎如果有功無過者原委人役大則送牌小則花紅鼓樂送至其家以示優

厚

一旌好義◎看其費米之多寡而定其旌賞之重輕或送牌坊或給免帖或給冠帶可也

一賑流民◎過往流民偷過粥場每人給粥三碗炒豆一碗仍問姓名登記以便查考
一藏糞粥器皿◎天道無十年之熟一切糞粥器皿須令收藏備造一冊存庫委付一人收掌不許變價及被人花費

謹案 此上皆呂公之良法其論粥廠必使數里一廠令人無奔走後時之失一廠止收二百人令人無雜聚成疫之害可爲曲盡人情以余論之如辰刻令人食粥一餐隨以米三合給之代其下次之粥民不因官守候二餐誤其一日之他圖官不爲民令人過勞日有兩番之料理較於廣其食粥之地別其食粥之人不尤爲要哉

崇禎庚辰年浙江海甯縣雙忠廟賑粥人食熱粥方畢卽死每日午後必埋數十人與宋時湖州賑粥方離鍋猶沸滾器中飢人急食之食已未百步而卽死者無異後杭人何敬德知之遂於夜半煮粥置大缸中明旦分給死者寡矣其所以必死之故

人知之乎凡食粥者身寒腹餒必然之勢身寒則熱是好腹餒則飽饕自調殊不知此皆殺身之道立死無疑故賑飢民其粥萬不可過熱令其徐徐食之戒其萬勿過飽始可得生賑粥時尤須大書數紙多貼於粥廠左右上書餓久之人若食粥驟飽者立死無救若食粥太熱者亦立死無救猶當令人時時高唱於粥廠之中使瞽目者與不識字之人皆知之庶可自警否則烏能知其久飢與又久飢而豈可概薄其粥令其不飽哉不論官賑民賑皆宜如是人之生死係焉仁人幸無忽也

舊傳新鍋煮粥煮飯煮菜飢民食之未有不死者故廠中須用舊鍋萬一舊鍋不足須將新鍋或向菴堂寺院或向飯鋪酒家換取舊鍋備用庶不致損人之命此又一要法也

不論男婦到廠喫粥倘懷中有嬰兒者許給一人之粥令其攜歸哺之彼利此粥不致棄子造福更大也

少婦處女初次到廠喫粥之後當給半月之糧令其喫完此米再到廠中來喫一次如

前給之後皆倣此不可令彼含羞忍恥日日到廠挨擠於稠人廣衆之中也

萬歷二十八年河南大飢郭家村劉一鵬既貧且病囑其妻曰與其相守而俱亡何若自圖生計其妻泣曰夫者妻之天死則俱死耳豈忍相棄乎後賴御史鍾化民令縣官多設粥廠食之而得生

謹案 可見救之死莫如粥廠但此廠貴早而不貴遲枵腹者不能再候也貴近而不貴遠貧病者不能遠步也貴久而不貴暫未麥未熟不能自食也一鵬可鑑其他可知倘此廠急促不能立辦菴堂寺院皆可代也

明末州縣官之賑粥也探聽勘荒官次日從某路將到連夜於所經由處寺院中設廠壘竈堆儲柴米鹽菜炒豆高竿掛黃旗書奉憲賑粥四大字於上集村等候到鳴鐘散粥未到則枵腹待至下午官去隨散廠平竈寂然矣皆耳聞目覩之事由是推之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擾後世官長賑粥可不視此爲戒哉

凡賑粥當在十月初旬爲始此際草根樹皮無從得覓無粥則有死而已其止當在

三月初旬此時草木既已萌芽飢者或有賴於一二也

◎因里設廠賑粥法

魏禧言施粥者必須因里設廠若勞其遠行恐半途仆斃又須立人監理令飢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之下已坐者不許再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擔粥人行走坐至正午擊梆一通高唱給第一次食令人次序輪散有速食先畢者不得混與一次散訖然後擊梆二通高唱給第二次食如前法共三次卽止蓋久飢之人腸胃枯細驟飽卽死惟飢民中稱有父母妻子臥病在家者量行給與攜歸處分已訖方令散去散去之法令後至坐外者先行挨次出廠庶不擁擠踐踏又多人羣聚易於穢染生病須多置蒼朮醋碗薰燒以逐瘟氣又不時察驗嚴禁管粥者尅水將生水攙稀食者暴死其碗箸各令飢人自備◎按米多亦不得施飯久飢食飯有立死者

謹案 魏君之論粥廠簡而當切而備非實與斯民休戚相關以饑饉爲念者不能

也故其救荒策皆可爲後世法不獨一粥廠也

◎擇地聚人賑粥法

城四門擇空曠處爲粥場蓋以兩柵坐以矮檣繩列數十行每行兩頭豎木樑繫繩作界飢民至令入行中挨次坐定男女異行有病者另入一行乞丐者另入一行預諭飢民各攜一器粥熟鳴鑼行中不得動移每粥一桶兩人舁而行之見人一口分粥一杓於器中須臾而盡分畢再鳴鑼一聲聽民自便分者不患雜蹂食者不苦見遺限定辰申二時亦無守候之勞庶法便而澤周也

謹案 古人賑粥擇四門之寬廣處而分食之既免冗雜薰蒸之苦又無遺出門外之悲法云妙矣但四鄉若不倣此賑之恐飢民盡奔城市仍難安頓故不可不廣爲之計也

◎挑擔就人賑粥法

擔粥法無定額無定期亦無定所每晨用白米數斗煮粥

分挑至通衢若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人給一杓每擔需米五六升可給五六十人之餐十担便延五六百人一日之命或數日或旬日更有仁人繼之諸命又可暫延無設廠之勞有活人之實既可時行時止又且無功無名量力而行隨人能濟衆每日有仁方矣此崇禎辛巳嘉善陳龍正賑粥之法也

明張氏曰担粥須用有蓋水桶外用小籃備鹽菜椀筋◎荒年有外具衣冠內實饑餒不能忍恥就食者如託人瓶鉢取食勿生疑阻倘訪知果赤貧無人轉託者更宜挑担上門量給之

◎以米代粥分給法

沈少參正宗謂担粥法止可代流亡之在其途者若救土著之飢民羹粥叢弊不若分地挨戶給以粥米既可活人又不叢聚但須分給得當時加觀察勝於因粥釀疫者多矣

謹案 分給粥米之法果能託親覓反老成忠厚之人分布城市鄉村一體從事何

善如之

◎垂死飢人賑粥法

邊海有失風船飄至塘船中人餓將絕者急與食往往狼吞而致死後有糞稀粥潑桌上令飢人漸漸吮食之方能得生蓋飢腸微細不堪頓食也

謹案 以此觀之凡飢人不可令其喫熱粥而頓飽也明矣僉事林公故有云垂死貧民急饋粥要極稀毋令至飽此皆歷有徵驗之言不可不遵也

◎黃蠶雜糞增粥法

取菜洗淨置缸中用麥麵入滾水調稀漿澆菜上以石壓之不用鹽六七日後菜變黃色味有微酸便成黃蠶矣此後但以菜投入蠶汁中便可作蠶更不復用麵取蠶切碎和米煮粥食之每米二斗可當三斗之用雖不及純米養人而充塞飢腸聊以免死亦儉歲縮節之一法也

謹案 凶年增數口之粥卽救人幾日之命豈可視爲泛泛故用黃蠶糞粥凡米二

一 升可作三升之用非法之至善者歟物力維艱之際不可不急爲預備也

三捕蝗必覽

捕蝗總論 小雅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其後姚崇遣使捕蝗卽引此詩爲證然其說未詳而其法亦未大備世云蝗有蒸變而成者有延及而生者不知延及而生實始於蒸變而成若致力水涯不容蒸變禍端絕矣旣成之後非多人不能撲滅古人言法在不惜常平義倉米粟博換蝗蠹雖不驅之使捕而四遠自輻輳矣偷尅減遲滯則捕者氣阻誠哉是言也故將蝗之始末盛衰條列於後分爲十則又將歷代救蝗之政亦分爲十則俾爲知之詳則治之切以助爲政者之萬一耳

◎一蝗之所自起

蝗之起必先見於大澤之涯又驟盈驟涸之處崇禎時徐光啓疏以蝗爲蝦子所變而成確不可易在水常盈之處則仍又爲蝦惟有水之際條而大涸草留涯際蝦子附之旣不得水春夏鬱蒸溼熱之氣變而爲蛹其理必然故涸澤有蝗葦地有蝗無容疑

也任昉述異記云江中魚化爲蝗而食五穀

太平御覽云豐年蝗變爲蝦此一證也

羅願爾雅翼云蝦善遊而好躍蝗亦好躍此又一證也有一僧云蝗有二種蝦化者發在日上蝗子入土孳生者鬚在目下以此可別

◎二蝗之所由生

蝗旣成矣則生其子必擇堅垆音劼黑土高亢之處用尾裁入土中其子深不及寸仍留

孔竅勢如蜂窩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漸次充實因而分顆一粒中卽有

細子百餘蓋蠶之生也羣飛羣食其子之下也必同時同地故形若蜂房易尋覓也

老農云蠶之初生如米粟不數日而大如蠅能跳躍羣行是名爲蠶又數日羣飛而

起是名爲蝗所止之處唼不停嚼故易林名爲飢蟲又數日而孕子於地地下之子

十八日復爲蠶蠶復爲蝗循環相生害之所以廣也

◎三蝗之所最盛

蝗之所最盛而昌熾之時莫過於夏秋之間其時百穀正將成熟農家辛苦拮据百費而至此適與相當不足以供一啖之需是可恨也

按春秋至於勝國其蝗災書月者一百一十有一內書一月者二書三月者三書四月者十九書五月者二十書六月者三十一書七月者二十八書八月者十二書九月書一書十二月者三以此觀之其盛衰亦有時也

◎四蝗之所不食

蝗所不食者豌豆菜豆紅豆大麻苘麻芝蔬薯蕷及芋桑◎水中菱茨蝗亦不食◎若將稈草灰石灰二者等分爲細末或灑或篩於禾稻之上蝗則不食

有王禎農書及吳遵路諸事可考植之不但爲其所食而且可大獲其利

◎五蝗可所自避

良守之所在蝗必避其境而不入故有牧民之責者果能以生民爲己任省刑罰薄稅斂直冤枉急賑濟洗心滌慮雖或有蝗亦將歸於鳥有而不爲害矣

如卓茂宋均魯恭諸君子載在前集皆班班可考也

◎六蝗之所宜禱

蝗有禱之而不傷禾稼者禱之未始不可如禱而無益徒事祭拜坐視其食苗其禱也不亦大可冷齒耶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刳羊豕禱於神有蒲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芟蘆不及五穀有一朱姓者牲醴悉具見蝗已過遂止而不禱須臾蝗復迴集於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鄰苗不損一穎其事亦可異也至於開元四年山東大蝗祭拜之而坐視其食苗此一禱也不可謂愚之至哉

◎七蝗之所畏懼

飛蝗見樹木成行或旌旗森列每翔而不下農家若多用長竿掛紅白衣裙羣然而逐亦不下也◎又畏金聲炮聲聞之遠舉鳥銃入鐵砂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而去矣

之凡蝗所住處片草不存一落田間頃刻于畝皆盡故欲逐之非此數法不可以類而推爆竹流星皆其所懼紅綠紙旗亦可用也

◎八蝗之所可用

蝗若去其翅足暴乾味同蝦米且可久藏而不壞以之食畜可獲重利

明 陳龍正曰蝗可和野菜煮食見於范仲淹疏中崇禎辛巳年嘉湖旱蝗鄉民捕蝗飼鴨鴨最易大而且肥又山人養豬無錢買食捕蝗以飼之其豬初重止二十斤旬日之間肥而且大即重五十餘斤始知蝗可供豬鴨此亦世間之物性有宜於此者矣◎又有云蝗性熱積久而後用更佳

◎九蝗之所由除

蝗在麥田禾稼深草之中者每日清晨盡聚草梢食露體重不能飛躍宜用笱箕栲栳之類左右抄掠傾入布囊或蒸或煮或搗或焙或掘坑焚火傾入其中若掩埋隔宿多能穴地而出

蝗在平地上者宜掘坑於前長鬮爲佳兩旁用板或門扇等類接連八字擺列集衆發喊手執木板驅而逐之人於坑內又於對坑用掃帚十數把見其跳躍往上者盡行掃入覆以乾草發火燒之然其下終是不死須以土壓之過一宿乃可一法先燃火於坑內然後驅而入之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蝥賊毋害我田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卽是也

蝗若在飛騰之際蔽天翳日又能渡水撲治不及當候其所落之處糾集人衆各用繩兜兜取盛於布袋之內而後致之死

此上三種之蝗見其旣死仍集前次用力之人昇向官司或錢或米易而均分否則有產者或肯出力無產者誰肯殷勤古人立法之妙亦嘗見之於累朝矣列之於後

◎十蝗之所可滅

有滅於未萌之前者督撫官宜令有司查地方有湖蕩水涯及乍盈乍涸之處水草積於其中者卽集多人給其工食侵水芟刈斂置高處待其乾燥以作柴薪如不可用就

地燒之

有滅於將萌之際者凡蝗遺子在地有司當令居民里老時加尋視但見土脈墳起卽便去除不可稍遲時刻將子到官易粟聽賞

有滅於初生如蟻之時者用竹作搭非惟擊之不死且易損壞宜用舊皮鞋底或草鞋舊鞋之類蹲地摑搭應手而斃且狹小不傷損苗種一張牛皮可裁數十枚散與甲頭復可收之聞外國亦用此法

有滅於成形之後者旣名爲蟪須開溝打捕掘一長溝溝之深廣各二尺溝中相去丈許卽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衆不論老幼沿溝擺列或持掃帚或持打撲器具或持鐵錘每五十人用一人鳴鑼鑼聞金聲則必跳躍漸逐近溝繼則大擊不止蟪驚入溝中勢如注水衆各用力掃者自掃撲者自撲埋者自埋至溝坑俱滿而止一村如此村村若此一邑如是邑邑皆然何患蟪之不盡滅也

謹案 四法果能行之於未成將成已成之後醜類自滅何至蝗陣如雲荒田如海

但窮民非食不生苟不厚給活其身家誰肯多人合力不盡滅之而不已哉雖然給之厚矣有司若不親加料理烏知弗爲吏胥之所侵食也故撲除之法有二一在責重有司一在厚給衆力敢錄前人之善政以爲後世之芳規視之者幸勿忽焉

◎責重有司之例

唐 開元四年夏五月勅委使者詳察州縣勤惰者各以名聞

謹案 有此明詔有司尙敢因循而不捕乎故連歲蝗災而不至大飢者罰在有司故也

宋 純熙勅諸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蔽不言者保不卽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職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淨者各加二等

謹案 此勅初責地主鄰人未嘗不是未重當職官員尤爲敦本之論得捕蝗之要法所欠者耆保諸人告而能捕者絕無賞給尙無以爲鼓舞之道耳

明 永樂九年令吏部行文各處有司春初差人巡視境內遇有蝗蟲初生設法撲務要盡絕如要坐視致令滋蔓爲患者罪之若布按二司不行嚴督所屬巡視打捕者亦罪之每年九月行文至十月再令兵部行文軍衛永爲定例

謹案 此則專罪有司之不力而又委其任於布按噫法至是而無以加矣昔徐光啓疏中有云主持在各撫按勤事在各郡邑盡力在各小民美哉數語也又陳氏有云捕蝗之令當嚴責其有司蓋亦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意古之良吏蝗不入境有事於捕已可愧矣捕復不力雖嚴罰豈爲過耶斯言誠可採也

◎厚給捕蝗之例

晉 天福七年飛蝗爲災詔有蝗處不論軍民人等捕蝗一斗者卽以粟一斗易之有司官員捕蝗使者不得少有措滯

謹案 捕蝗一斗得粟一斗非捕蝗而捕粟矣小民何樂而不爲有司若果奉行蝗必盡捕而無疑矣

宋 熙甯八年八月詔有蝗蝻處委縣令佐躬親打撲如地方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分任其事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給細色穀一斗蝗種一升給粗色穀二升給銀錢者以中等值與之仍委官燒瘞監司差官覆按倘有穿掘打撲損傷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

謹案 此詔給穀既云詳盡而又償及地主所損之苗不但免稅而且償其價數噫捕蝗而至此詔可云無間然矣

紹興間朱熹捕蝗募民得蝗之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得蝗之小者每升給錢五百文謹案 蝗蝻有大小之分賢者別之最清蓋害人之物除之宜早不可令其長大而肆毒也故捕蝗者不可惜費得蝗之小者雖多給之而勿吝也蓋小時一升則大豈止數石文公給錢大小迥異不可爲捕蝗之法歟

明 歷萬四十四年御史過庭訓山東賑飢疏內有云捕蝗男婦皆飢餓之人如一面捕蝗一面歸家喫飯未免稽遲時候遂向市上買麵做餅挑於有蝗去處不論遠近大

小男女但能捉得蝗蟲與蝗子一升者換餅三十箇又查得嵩山鄰近兩廠領糧飢民一千零二十名令其報効朝廷今後將彼地蝗蟲或蝗子捕半升者方給米麵一升以爲五日之糧如無不准給與

謹案 過御史何見之不廣而責効甚速也尹鐸之保障晉陽馮驩之焚券薛地何嘗責其必報然亦未嘗不報也今過御史命人擔餅易蝗亦云小惠且嵩山飢民升數之粟必令有蝗而始給彼老弱殘疾艱於行動力不能捕蝗者不盡死於此疏耶凡行捕蝗之法可見不外嚴責有司厚給捕者而已但二者相因爲用缺一不可要知捕蝗易粟官亦易於勵衆衆亦樂於從官若使不准開銷於何取給不亦仍成畫餅耶故天子不可惜費近臣不可蒙蔽君臣一體朝野同心再法十宜而力行之何患乎蝗之不除而蝻之不滅哉

一宜 委官分任◎責雖在於有司倘地方廣大不能遍閱應委佐貳學職等員資其路費分其地段註明底冊每年於十月內令彼多率民夫給以工食芟除水草於驟

盈驟涸之處及遺子地方搜鋤務盡稱職者申請擢用遺惡者記過待罰

二宜 無使隱匿◎向係無蝗之地今忽有之地主鄰人果即申報除易米之外再賞

三日之糧如敢隱匿不言被人首告首人賞十日之糧隱匿地主各與杖警即差初

委官員速往搜除無使蔓延獲罪

三宜 多寫告示◎張掛四境不論男婦小兒捕蝗一斗者以米一斗易之得蠶五

升者遺子二升者皆以米三斗易之蓋蠶與遺子小而少故也如蝗來既多量之不

暇遍秤稱三十斤作一石亦古之制也日可稱千餘斤矣惟蠶與子不可一例同稱

當以文公朱夫子之法爲法也

四宜 廣置器具◎蝗之所畏服者火炮彩旗金鑼及掃帚耨耨箕之類鄉人一時

不能備辦有司當爲廣置給與各廠社長分發多人令其領用事畢歸繳庶不徒手

徬徨此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意也

五宜 三里一廠◎爲易蝗之所令忠厚溫飽社長社副司之執筆者一人協力者三

人共勸其事出入有簿三日一報以憑稽察敢有冒破從重處分使捕蝗易米者無遠涉之苦無久待之嗟無擠踏之患

六宜 厚給工食◎凡社長社副執筆等人有弊者既當重罰無弊者豈可不賞或給冠帶或送門匾或免徭役隨其所欲而與之其任事之時社長社副執筆共三人每日各給五升斛手二人協力者一人每日共給一斗分其高下而令人樂趨

七宜 急償損壞◎因捕蝗蝻損壞人家稼田地既無所收當照畝數除其稅糧還其工本俱依成熟所收之數而償之先償其七餘三分看四邊鄰所收而加足勿令久於怨望

八宜 淨米大錢◎凡換蝗蝻不得插和糶米糠粃如或給銀錢照米價分發不許低昂如若散錢亦若銀例不許加入低薄小錢巡視官應不時訪察以辨公私

九宜 稽察用人◎社長社副等有弊無弊誠僞何如用鍾御史拾遺法以知之公平者立賞侵欺者立罰周流環視同於粥廠其弊自除

十宜 立參不職◎躬親民牧縱蟲殺人倪若水見誦於當時盧懷慎遺議於後世飛蝗尙不能爲之滅飢賊奚能使之除司道不揭督撫安存甚矣有司之不可怠於從事也

謹案 蝗之爲害甚於水旱之不能去盡者以無良法故也今以十所闡發蝗之生滅以十宜細說蝗之可除曷勿事之且古之聖王川澤有禁山野有官旣不濫殺豈肯縱惡此驅虎豹蛇龍之意也

宋 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盛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之竟莫能得

謹案 古云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昏淫荆公恃才妄作天怒人怨乖戾之氣隨之而行勢所必有不思撲滅蝗蝻反欲捕捉詩人卽或得之亦不過江左之詩人而能捕天下後世之詩人哉識見不達新法可知怨者多矣

錢穆甫爲如皋令會歲旱蝗大起而泰興令獨給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亦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皋飛來仍檄如皋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實非縣令不才旣是敝邑飛去卻請貴縣押來未幾傳至郡下無不絕倒

謹案 二令皆可罷也當此飛蝗食稼困害良民之際不思自罪敬警格天一欲委罪於人一以批辭爲戲則其平日之政必不善矣可受百里生民之寄乎

賀德邵號戎菴湖廣荆門人爲諸生時徒步入城路過麻城拾遺金二百兩留三日待其人來舉而還之後宰臨邑遇荒旱設法賑濟全活數萬人鄰境之蝗蝻雲湧而臨邑獨無人皆異之至今從祀不絕

謹案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始可爲政賀君晝返遺金豈來暮夜此蝗蝻之所以不入其境也如以有爲無除之不急其爲害也不特傷稼且將食人豈獨蔽天而已哉

明 顧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就養他郡七年始歸時蝗蟲遍野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爲養母之資乎言未已狂風大起蝗蟲盡被吹散苗得不傷

謹案 人知官清則蝗不入其境不知人孝則風亦能吹之而散所以忠孝感神捷如桴鼓怨天尤人者徒自增其罪戾耳

四社倉條約

社倉論曰 救荒之術賑濟貴乎速轉運貴乎近利賴貴乎恆久而不在乎一時之權宜若是乎社倉之不可不設也審矣但建之而不得其法或相強於未行之前或粉飾於舉行之際託非其人乾沒是患開發或濫浮冒正多推其意原本於鄉黨相調而久且爲閭里之擾累豈非徒驚虛名而毫無實裨者乎惟朱文公之條約規畫至爲詳細美善無有偏頗極鄉里調恤之恩而無胥吏侵蝕之患昔陸子靜在勅局曾編入廣賑恤門中陸梭山又倣而行之於鄉里苟後世之爲政者遵守勿怠則未飢者感歌大有將飢者悉免倒懸能變通以善其用則紫陽復生而仁民之術溥矣

崇安社倉記 朱熹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飢余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余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飢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余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飢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余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徐公嘉知府

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余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飢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往歲一斂散旣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藏蓄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飢則弛半息大稔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源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劉侯與余又請曰粟若分藏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倣古法爲社倉以藏之於是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旣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余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耶琿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余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且爲條約余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

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惠不過市井游惰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鏑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憂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社倉條約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至之家亦

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
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
定米數大小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陳新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

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都支散先遠後近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
營運衣食不得請貸

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
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
不成保不支陳龍正曰不成保不支將聽琦零窮民之餓乎不如金華

縣規附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

甲爲安如無僞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
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

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

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純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添黑官桶及官斗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監

官鄉官人從逐廳止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

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入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

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廩折

闕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准備折闕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册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

告報各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爲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

官鄉官吏斗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仰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

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
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册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人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約半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四斗逐年蓋牆并買藁薦修補倉廩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陳龍正曰每人日支飯米一斗太多矣應減爲一升五合另給酒菜銀數分上下均便

張文嘉曰收支交納各有定限爲日不多在鄉官士人知此義舉斷不計利至於吏人倉子安肯空勞每名支飯米一斗卽寓相犒之意若減爲一升五合又給酒菜之資不惟反多煩瑣抑恐不足服此輩之心其鄉官并僕從恐有貧薄者亦必須支米五升方足薪水之用固知朱子非過厚也

又按朱子當日始創此事故須官府彈壓偷今舉行社倉則保簿赴官交納及申縣乞差吏斗諸事俱不必行止須支給司社及倉守効勞宣力諸人可也

一 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 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烟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 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

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姓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 一 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 一 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奸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賠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乏撥米斛

宋陸九淵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農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使無貴賤之患折所糶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舊說青苗者田未熟而貸之錢田已熟而收其利安石嘗行此於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時欲以此行之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爲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又寄權人役出納之際輕重爲奸而民遂怨咨載道矣

謹案 社倉之建至凶歲而益見其妙若聽人之願與不願而議建十不得一矣何也小民以他人之物而爲一己之所有則恒喜以一己之需而爲公家之所存則多

惡此必然之勢也如懼其惡而不令建張詠之命去茶植桑不嘗致惡於四境乎其後何以復爲其所喜等而上之魯人之歌孔子鄭人之歌子產皆彰彰可驗也是彼一時之喜惡何足以惑吾永遠之深仁哉

SKBC
HG
D691
31